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五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三年九月

排灣族力里社頭目之女 Taljimaraw Sauniyaw（林李招） 墓葬隨葬品及相關問題研究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排灣族力里社頭目之女 Taljimaraw Sauniyaw（林李招）於 19 世紀中葉之後與恆春地區內寮一帶地方勢力者義首林萬掌結縭，因林萬掌早逝，林家經營的林萬記商行、地方義勇首的重任職責由 Taljimaraw Sauniyaw 操持，在清代晚期歷史文獻中留下紀錄。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於 2010 年出土，本文報導其隨葬品的清整與初步科學分析，並對可能涉及的相關議題試作討論，說明此位在晚清恆春一帶地區歷史佔據一席之地並呈顯原漢交流和誼的傑出女性的生平一隅，並揭露與其相關的隨葬物質文化的內容，對此一隱身於男性漢人身後的傑出女性歷史人物的生平，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與理解。

關鍵詞：力里社 林李招 隨葬品 林萬掌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香港慈山寺佛教藝術博物館

*** 臺中市惠犬動物醫院

壹·研究緣起

西元 2016 年前葉，筆者（第一作者）接獲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下稱藝研所）陳芳妹教授告知，屏東地區有排灣族力里社頭目之女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一事，並詢問是否願意檢視其隨葬品的材質，筆者欣然應允。隨著多次的聯繫，敲定於該年 6 月 24 日，由墓主後人林順隆攜帶該批隨葬品前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稱史語所），由筆者安排人員，對其進行器物目驗觀察、儀器檢測分析、照相與繪圖工作。¹ 由於器物眾多，目驗當天無法完成所有隨葬品的檢測、繪圖與照相工作，並且部分金屬質隨葬品鏽蝕結塊，因此，建議林順隆將部分金屬質隨葬品暫留史語所，除繼續未完之分析工作外，也可對其進行保存維護。該批隨葬品在史語所經過筆者及工作人員藉由史語所既有設備（便攜式 X 光螢光分析儀 pXRF、拉曼光譜分析儀 Raman Spectrometer、電子顯微鏡配備能譜分析 SEM-EDS）分析，並經文物維護人員清理維護後，已返還林順隆。

該墓地掩蔽於荒煙蔓草土石之下，林氏家族 2010 年掃墓時尋獲，子孫共議遷葬，與林萬掌骸骨合併共建祖塋。2010 年 12 月 23 日破土開棺檢骨，開棺工程是由大型機具破壞墓葬地表結構，並由人力破開墓室。在起墓當時進行攝錄影，但並未對墓葬形制以及其他現象有所紀錄。當時留下的錄影畫面² 顯示，墓葬保存完好，並無被盜痕跡。墓室屬於紅磚砌造的漢式結構（圖一），墓室有泥土侵入，木棺僅餘些許木料，人體上至少局部原有瓦狀物覆蓋，現殘餘少數骨殖與 10 顆牙齒，與陪葬品埋覆於泥土之中。檢骨師收齊骨殖，另貯瓦甕，隨葬品則另外保存（圖二）。墓葬現址已經被地主夷平作為菜園，目前為一片荒圃（圖三）。檢骨所存的骨殖，則厝置於林氏三代祖塋中（圖四）。

此墓墓碑中榜載明「敕授都閩府加四品藍翎顯妣諡彰愛林門李氏佳城」，據林氏家族資料，林李氏名招，³ 為林萬掌之妻，生於 1825 年農曆 7 月 24 日，逝於 1875 年農曆 11 月 5 日，1876 年 3 月（光緒丙子年桐月）葬於屏東內寮庄七份田，墓園佔地約 300 坪，有石柱、石獅、石燈、磚鋪墓園，規模宏偉莊嚴。歷史

¹ 目驗當日，除史語所工作人員外，陳芳妹教授與藝研所數位碩士生一同參與，杜正勝先生亦到場指點。

² 落山風（林順隆筆名）攝影剪輯。

³ 林順隆指稱，漢姓李為林家為其給姓，招則為閩南語「招來」之意。

文獻與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人訪臺紀錄（後詳），都指明林萬掌娶原住民族女子為妻，是以林李招當為原住民出身。林家後輩子孫暱稱林李招為「排灣公主」，並指明林李招出身力里社 Taljimaraw 家族頭目之女。力里社則口傳 Taljimaraw 家族百多年前頭目之女 Taljimaraw Sauniyaw 婚出漢人，並明確載於後人整理的世系表中（附表），男女雙方所記、所傳資料一致。男女雙方親屬並時相過從，每逢漢人歲時節慶或原住民豐年祭儀，對方親屬皆會前往參與活動。在林李招墓葬發現、撿骨，厝置於林氏三代祖塋之後，力里社 Taljimaraw 家親族也參與祭祖活動。由此可見，林李招當即 Taljimaraw Sauniyaw 無誤。

Taljimaraw Sauniyaw (林李招) 大約於 19 世紀中葉之後與恆春地區內寮一帶地方勢力者義首林萬掌結縭，因林萬掌早逝，林家經營的林萬記商行、地方義勇首的重任職責由 Taljimaraw Sauniyaw 操持，在清代晚期歷史文獻中留下紀錄。對其墓葬隨葬品的研究，當可對此一隱身於男性漢人身後的傑出女性歷史人物的生平，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與理解。本文報導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隨葬品的清整與初步科學分析，並對可能涉及的相關議題試作討論，說明此位在晚清恆春一帶地區歷史佔據一席之地並呈顯原漢交流和誼的傑出女性的生平一隅，並揭露與其相關的隨葬物質文化的內容。受限於所掌握的文獻資料，更詳細的歷史脈絡研究，有待未來努力。



圖一：Taljimaraw Sauniyaw 墓室出土狀況，棺木已朽，墓室內堆積黏土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圖二：Taljimaraw Sauniyaw 墓碑、隨葬品與殘存牙齒



圖三：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原址
已為現地主夷平，目前為荒園



圖四：厝置 Taljimaraw Sauniyaw
骨殖的林氏三代祖塋

貳 ·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品種類與數量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現存隨葬品依其材質可分為以下數類：金屬飾品（含鑲嵌玻璃或玉石者）、玉器、玻璃器，以及各種材質的錢幣。金屬飾品包括金鳳簪 (GH, gold hairpin with phoenix decoration) 1 件、嵌玉金髮簪 (GH, gold hairpin with jade inlaid) 1 對、金屬戒指與耳環 11 件 (MR, metal ring)、金屬扣 (BB, brass button)⁴ 3 件；錢幣有墨西哥銀元 1 枚、日本五十錢與一圓銀幣各 1 枚、中國錢幣若干；玉器有玉手環 (JR, jade ring) 2 件、玉戒指 1 件；玻璃器全部是珠子 (BE, glass bead)，有寶藍色玻璃珠 1 件、或完或殘白色薄壁鉛玻璃小珠 12 件。此外，墓葬所屬遺留尚有墓碑 1 件、石柱 1 件、墓磚若干件、5 寸棺釘若干件（圖二、表一），除墓碑、石柱留存以及部分棺釘外，開棺當時並未收集墓磚或蝕損的棺木材料。墓葬遺留除部分錢幣外，均屬漢式器物。

在墓葬相關文物之外，林家早年遺下未入土文物尚有「林萬記商行」牛角印章 1 件、如意銅雕鑲玉、瑪瑙、瓷蝙蝠皮帶頭 1 件、義首旗 1 面、牌匾 1 面等物。

表一：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現存隨葬品一覽表

品類	品名	編號	件數	備註
金屬飾品	金鳳簪	TASA-GH01	1 件	
	嵌玉金髮簪	TASA-GH02	1 對	
		TASA-GH03		
	金屬髮簪	TASA-GH04	1 件	殘成數段
	金戒指	TASA-MR01	1 對	
		TASA-MR02		
	金屬小環	TASA-MR03	成組	
		TASA-MR08		
		TASA-MR04		
		TASA-MR05		
		TASA-MR06	成組	
TASA-MR07				

⁴ 研究分類這批隨葬品時，這三件銅扣形制與過去筆者曾進行過成分分析的銅扣形制類似，初步認定其成分亦屬黃銅，是以將之分類為 brass button。但之後分析發現，除一件為黃銅外，另外兩件為銀銅合金，見該節所述。

品類	品名	編號	件數	備註
金屬飾品	金屬小環	TASA-MR11		
	飾荷花耳環	TASA-MR09	1 對	
		TASA-MR10		
	金屬扣	TASA-BB01	1 件	
		TASA-BB02	成組	
		TASA-BB03		
錢幣	墨西哥銀元	TASA-SC01	1 枚	
	日本五十錢銀幣	TASA-SC02	1 枚	
	日本一圓銀幣	TASA-SC03	1 枚	
	中國方孔圓錢	TASA-SC04	0.9 公斤	
玉飾	玉戒指	TASA-JR01	1 件	
	玉手環	TASA-JR02	1 件	
		TASA-JR03	1 件	
玻璃器	白色鉛玻璃珠	TASA-BE01~11、13	12 件	薄壁玻璃珠
	寶藍色玻璃珠	TASA-BE12	1 件	
墓葬相關遺留				
	墓碑		1 件	
	石柱		1 件	
	棺釘		若干	5 寸

參・隨葬品描述與材質分析

一・金屬飾品

金屬飾品以貴金屬為主，但也有銅質文物。包括金鳳簪 1 件，編號 TASA-GH01，嵌玉金髮簪 1 對，編號 TASA-GH02 與 TASA-GH03；另有殘損金屬髮簪 1 件，殘成數段，編號 TASA-GH04。金屬小環與耳環 11 件，有對稱環狀的環形、頂針形，以及不對稱環狀焊有花朵形飾等三種形制。另外有 3 件衣服上的金屬扣。

(一) 髮簪

現存 4 件，完整 3 件（圖五），TASA-GH02 與 TASA-GH03 均為黃金包翠金簪頭，銀質簪柄鑲金，簪柄含有水銀，顯係以汞齊方式施作。TASA-GH01 為單純的黃金簪頭，銀質鑲金簪柄亦測出水銀成分。TASA-GH04 則過於殘碎，形制不明。



圖五：髮簪

（左：TASA-GH01，中：TASA-GH02，右：TASA-GH03）

1. TASA-GH01

TASA-GH01 為黃金簪頭，全長 144.0，簪頭寬 33.3，簪頭厚 20.5 mm；原重 19.02，保存維護後重 18.50 g。此件髮簪出土位置不明，原器簪頭各處有沙土附著，簪柄略為彎曲，但保存完整，僅簪柄部分金屬脫落，全體氧化成黑色。由史語所文物保存修復人員⁵ 以超純水浸泡軟化附著之沙土，再以超音波振洗器清洗，並用竹籤剔除殘存沙土，最後以 95 % 乙醇清潔。保存維護前後狀況如圖六所示。

⁵ 本文研究的隨葬品，其保存維護工作均由謝智華執行，後同。



圖六：TASA-GH01 髮簪簪頭保存維護前（左）、後（右）之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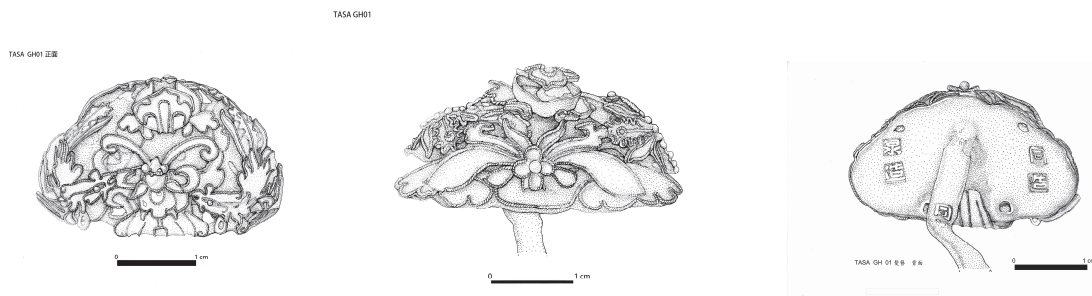
此件髮簪簪頭裝飾十分繁複，底座大致為荷葉形，底座上有細金繩循緣邊圍繞，以點焊或局部加層固定；簪頭正面中央下半為蝴蝶形象，兩側蝶翅下各有一鳳。在底座背面上部中央處焊上一彎曲的短柄，彎曲的方向與簪柄略同。簪頭紋樣是在底座上製作完成後再焊在短柄上，前端蝶尾向下向內往底座內壁捲曲加焊，紋樣後端花朵兩側膨大的萼瓣尖端亦有點焊在底座上，整體連接牢固。

蝴蝶有由基部向外延伸變大而捲曲的觸角，頭部有圓凸而顯著的球眼與尖喙。身體並非生物學上應有的體型，具有明顯多層次的身體；第一層中間兩側各一瓣、第二層中間有一加外側四瓣，只見兩對長短不一的彎鉤狀足；翅膀斜張。相對於整體，尾部誇張成大的扇形，與翅膀在同一平面。鳳首向蝴蝶腹部彎伸，鳳尾膨大向上延伸而高於蝴蝶的觸角。

簪頭上端為一四瓣花朵，花心僅有一蕊，有較大的花萼八瓣，其中第三對較大，尖端並以點焊與底座連接，花梗向下向後彎曲，並與底座焊連。正面中央部位另突出一花朵，花中央為心型嵌槽，其內尚存一上綠下白玻璃質物，當為原嵌物，但因風化僅殘存嵌槽大小的三分之一，表面崎嶇布滿蝕孔。

各紋樣都以細而螺旋的單股金線圍繞周緣突出其形狀，製作精細。底座上下各有一對穿孔，當為製作時的定位打孔，但孔壁崎嶇不平，較不精細。在底座下部蝴蝶的第二層體部金屬有孔洞缺陷。背面有製造商字號「泉造」、「同造」、「同」等戳記（圖七）。

簡榮聰 (1987:64-65) 描述二件原藏臺中林家的「雙鳳拱牡丹簪釵」，在中心牡丹花之兩側邊緣處，各有一製作不苟清楚分明的鳳凰，在下的鳳凰頭部轉首上揚，與此件髮簪除了沒有蝴蝶外，形制基本類似。而臺灣地區雖然有不少墓地與地點出土髮簪，見諸報導與筆者目驗的，如水交社（盧泰康、李匡悌 2009:163；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2010:83-84）、南科國小（陳有貝 2005:150）、店仔頂（筆者目驗）、籬子尾東、崩溪缺（何傳坤、劉克竑 2003:51, XVII）、淇武蘭（陳有貝等 2008:52, 175）等等。其中，南科園區內的南科國小遺址漢人墓葬中出土 3 件髮簪 1 件髮釵，髮簪布滿粉狀銅鏽，簪頭形制不明；臺南市水交社墓地出土件數不詳，雲林嘉義交界的古笨港崩溪缺地點出土有 104 件，淇武蘭遺址出土 4 件，這些出土髮簪並未有詳細說明（具從上引），但從文字描述與刊出有限數量的圖像資料，其形制大都較為簡單，並未見與文中描述之三件髮簪相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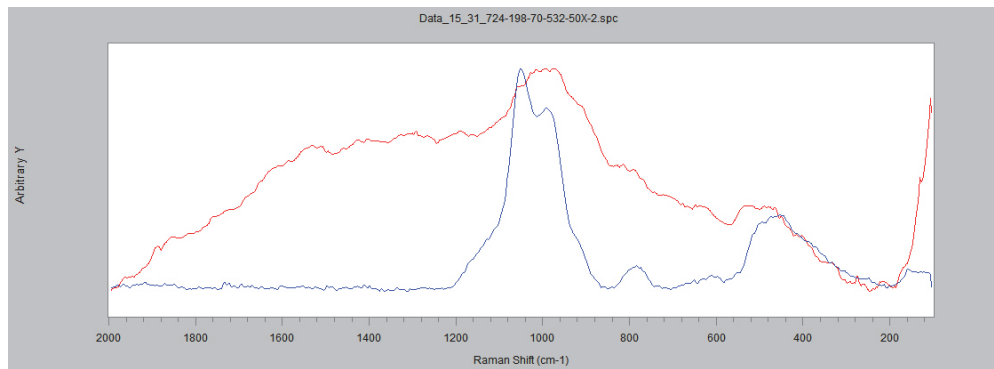
圖七：TASA-GH01 髮簪點線圖

以 pXRF⁶ 分析此件髮簪各部位，簪頭主要成分為金，另含有少量的銀與銅，（金、銀、銅）比例約為（45、1、1.5）。簪柄接近簪頭之金色部位，檢測主要為金與銀，有少量銅，（金、銀、銅）比例約為（50、44、1），另檢出微量汞，合理推定為鎏金工藝。與簪頭焊接處以下約 1/3 處開始至簪柄尾端，未見有金層殘留，原器簪柄此部分應未加鎏金，檢測含銀約 97%。

⁶ 本研究使用的 pXRF 儀器為 Thermo Scientific Niton XL3t 900S，分析口徑約 9 mm，採用 Precious Metals 模式分析貴金屬，銅基金屬另使用 General Metals 模式比較。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對其綠白玻璃質嵌物進行拉曼光譜分析，⁷ 接近 strass⁸ 鉛玻璃（圖八）。



圖八：TASA-GH01 髮簪嵌物的拉曼光譜

2. TASA-GH02

TASA-GH02 為黃金包翠金髮簪，簪頭包翠玉，全長 141.0，寬 25.9，厚 20.9 mm；原重 12.61，保存維護後重 12.52 g。此件髮簪出土位置不明，簪頭各處皆固著砂土，手工具難以清除。以其整體穩固無腐蝕現象，經浸泡超純水軟化，輔以超音波振洗器，移除多數固著之砂土，再使用竹籤剔除可移除之砂土，最後以 95 % 乙醇清潔，保存維護前後狀況請見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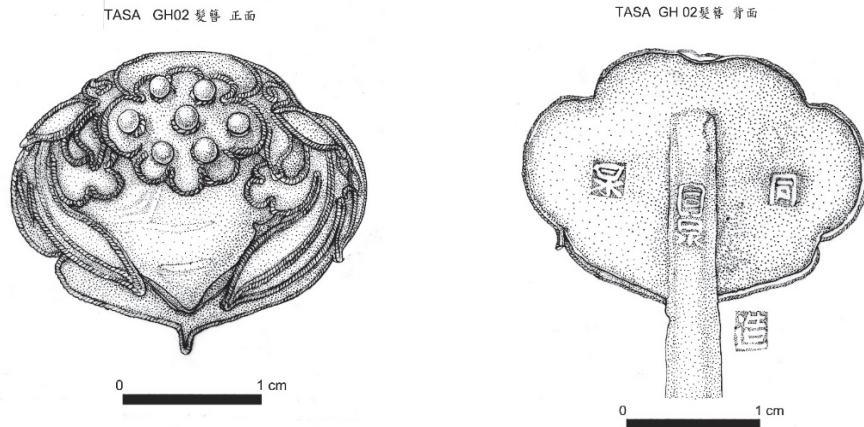
⁷ 儀器為 HORIBA Jobin Yvon iHR320 顯微共軛焦光譜儀，分析條件為物鏡 50 x，532 nm 波長雷射，空間分辨率 (Front Entrance) 198 μm ，光柵 1800 lines/mm，由謝智華分析。圖譜中紅色為分析樣本，藍色為資料庫中標樣，後述之拉曼光譜儀分析條件與圖譜表示均同，分析條件不同時，另行註明。

⁸ strass 是一種高鉛的無色玻璃。



圖九：TASA-GH02 髮簪簪頭保存維護前（左）、後（右）之狀況

此件髮簪簪頭裝飾較為簡單，紋樣在一個荷葉形底座上展開，緣邊上端及各圖案的邊緣均以單股螺旋細金線作邊，荷葉六出，前端兩瓣相接處尖細，即為金線圈繞後的連接處。紋樣中央以八瓣花為主體，上下各三小瓣，左右各一大瓣，花朵內緣有排列整齊的六個、中間一個共七個花蕊。兩朵花圍繞成一上寬下尖的空腔，腔內嵌有一綠色玉石，玉石表面有寬淺的陰線文（圖一〇）。前述簡榮聰描述的「雙鳳拱牡丹簪釵」，在其花心中嵌玉方式，與此件略為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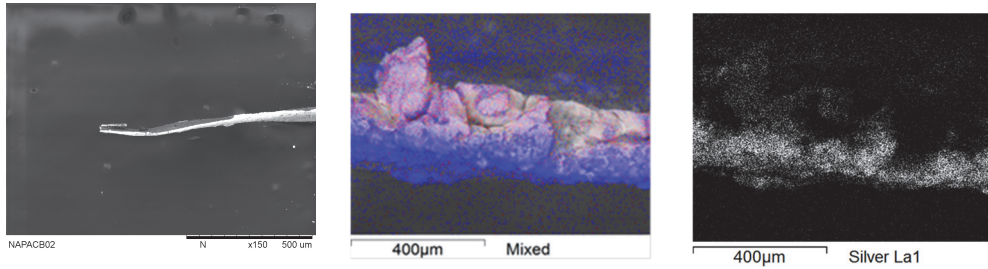


圖一〇：TASA-GH02 黃金包翠金髮簪點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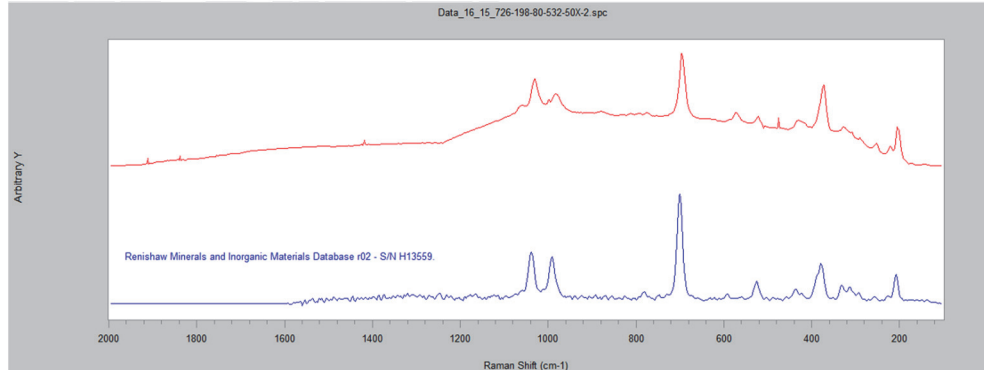
簪頭背面簪柄焊接痕跡明顯，該處部分局部金屬脫落。簪頭底座背面有製造商字號「同」、「泉」、「造」等戳記，同字在柄右側，泉字在柄左側，造字在中間柄的後面，簪柄另有「同泉」連文戳記。

以 pXRF 分析此件髮簪各部位，簪頭主要成分為金，另含有少量的銀與銅，（金、銀、銅）比例約為（44.5、1、2），另有部分環境物質鐵成分。簪柄之金色部位，檢測主要為金與銀，有微量銅，（金、銀、銅）比例約為（58、34、1），另檢出高含量汞，合理推定為鎏金工藝。簪柄從近簪頭 1/4 以下無金色包層，檢測含銀約 97 % 與少量銅，沒有汞成分，推論製作時此部分銀柄未施鎏金。以 SEM⁹ 觀察脫落的鎏金層，測得此鎏金層厚度約 3.41 μm（圖一一）。另以拉曼光譜儀分析 TASA-GH02 髮簪簪頭所嵌玉石，證實材質為輝玉（圖一二）。

⁹ 儀器為 SEM/EDS, Hitachi TM3000/ Swift ED3000。



圖一一：TASA-GH02 髮簪脫落鍍金層的 SEM 顯微影像，鍍金層厚約 3.41 μm
(左：150 x；中：金〔紅〕銀〔藍〕元素分布圖；右：銀元素分布圖)



圖一二：TASA-GH02 髮簪所嵌玉石的拉曼光譜分析，鑑定為輝玉 (jade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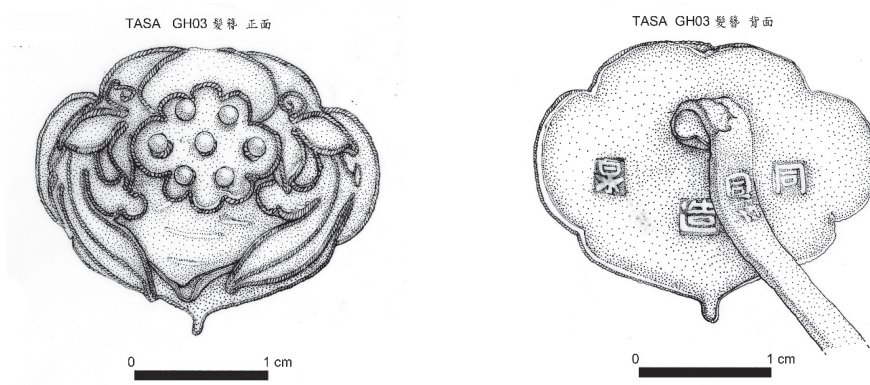
3. TASA-GH03

TASA-GH03 亦為黃金包翠金髮簪，與 TASA-GH02 樣式、尺寸大同，亦為簪頭包玉。保存維護前長 136.0，寬 25.6，厚 21.2 mm，重 11.86 g；保存維護後長 141.0，寬 25.9，厚 20.9 mm，重 11.70 g。此件髮簪之狀況與保存維護流程與 TASA-GH02 同，保存維護前後狀況請見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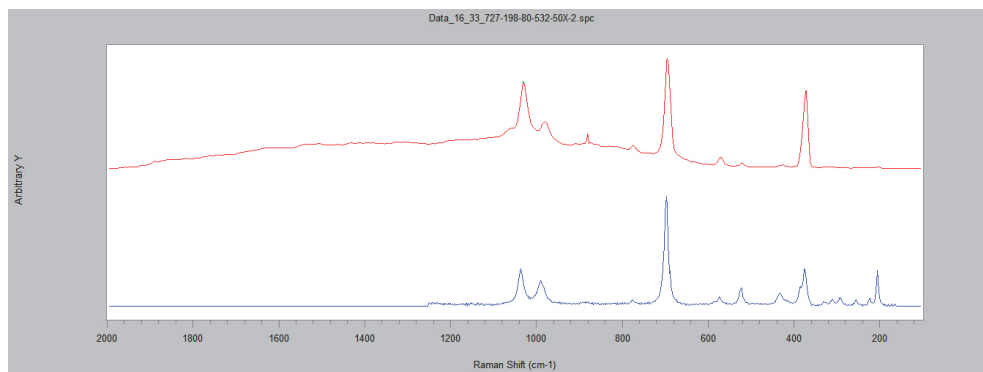
圖一三：TASA-GH03 髮簪簪頭保存維護前（左）、後（右）之狀況

此件髮簪的紋樣與 TASA-GH02 同，請參看不另描述。簪頭背面簪柄焊接痕跡明顯，該處部分局部金屬脫落，簪頭背面的戳記與其位置，與 TASA-GH02 同（圖一四）。pXRF 半定量分析結果，簪頭主要成分為金，另含有少量的銀與銅，（金、銀、銅）比例約為（36、1、1.6）；簪柄接近簪頭金色部位，主要為含微量銅的銀與金合金，（金、銀、銅）比例約為（10.9、43.3、1），並檢出約 3.6 % 的汞成分，應為鎏金工藝。簪柄從簪頭焊合以下 1/3 開始，沒有金質，檢測尾端，含銀 86.5 %，銅 11.7 %，並無金或汞成分，顯然製作時，鎏金屬止於簪柄上段。



圖一四：TASA-GH03 黃金包翠金髮簪點線圖

拉曼光譜儀分析 TASA-GH03 髮簪簪頭所嵌玉石，證實材質亦為輝玉（圖一五）。此件髮簪，無論就形制、紋飾、材質與製作，均與 TASA-GH02 相同，顯然是「同泉」銀作工坊同時或年代相近的製品。



圖一五：TASA-GH03 髮簪玉石的拉曼光譜分析鑑定為輝玉 (jadeite)

4. TASA-GH04

此件髮簪殘成數段（圖一六），器物送至史語所當日，未及詳細觀察與紀錄，僅及就其中 2 殘件進行 pXRF 檢測，材質為含少量鉛的黃銅。



圖一六：TASA-GH04 髮簪殘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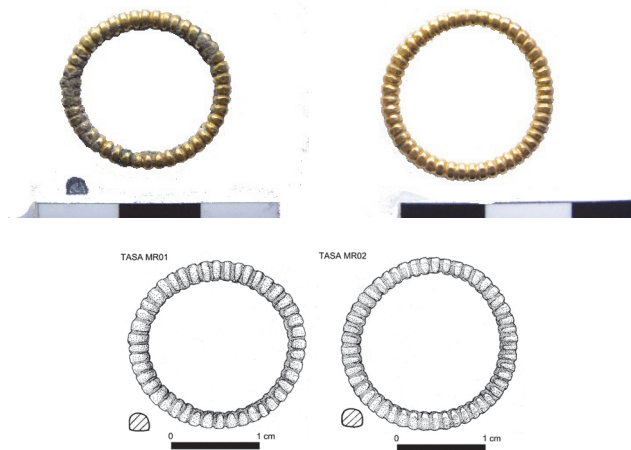
（二）戒指與耳環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金屬戒指或小環 (MR, metal ring) 9 件，編號 TASA-MR01~08、TASA-MR11；貴金屬荷花耳環 (MR, metal earring with lotus blossom) 一對，編號 TASA-MR09、TASA-MR10。

這批戒指與耳環保存狀況差異甚大，金質的自然狀況良好，銅基質地的，大都存在部分器身包覆鏽蝕，原紋樣漫漶不清的狀況，亦有殘破的。這些飾品並未留在史語所進行保存維護，目驗當日也沒有足夠時間對其進行個別詳細地觀察與描述，僅進行了 pXRF 檢測，倉促間所作的測量與紀錄，未來將另尋時機檢證。

1. 金戒指

TASA-MR01 與 02 為形制相同的一對金戒指（圖一七），形如無數連續小圈連綴而成的細環形。尺寸 (mm) 與重量 (g)，TASA-MR01（內徑、外徑、環寬、環厚、重）約為（14.4、19.7、2.1、2.2、3.52）；TASA-MR02 約為（14.9、19.5、2.1、2.2、3.455）。二者均為金質，檢測成分 MR01 含金約 90%，另有少量約 1.8% 的銅與 3.5% 的鋅；MR02 金質純度較高，含金約 95.8%，另有 <1% 的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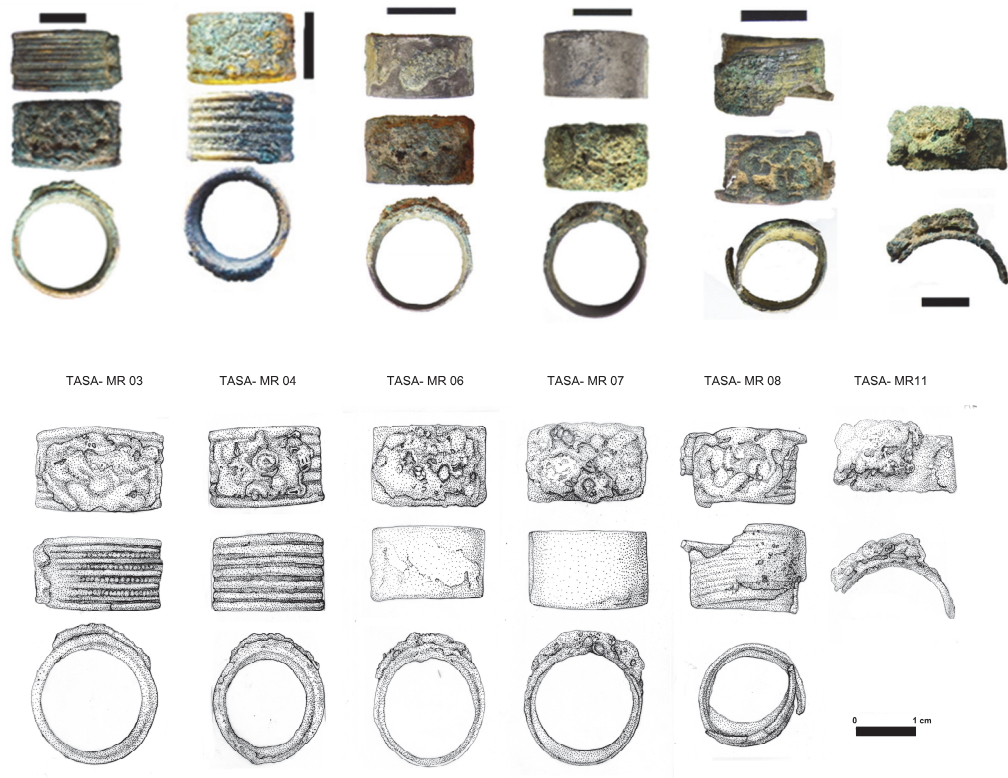


圖一七：TASA-MR01 與 MR02 金戒指

2. 金屬小環

從保存較完整的 TASA-MR03~08 小環可見其形制大致相同，均為寬壁小環，尺寸大致外徑 16~22.4、內徑 14~17、環寬 8.7~12、環厚 0.53~1.77 mm，重量在 4.1~8 g 之間。外壁面主體或為素面或為弦紋間隔連續的細點紋，有如針黹用的頂針，大都有一突出的紋飾，但因鏽蝕而紋樣不明（圖一八）。用途或為戒指或為頂針。

簡榮聰 (1987:169-170) 描述一件原藏臺中林家的戒指，上下兩素圈稍粗，往內為一圈素面一圈連點紋的圈圈迭續，外壁戒面則鑲有一圖案，形制與 MR03 略為相似。類似指環亦見於南科園區內的南科國小遺址（陳有貝 2005:149）、彰化縣立體育館遷葬墓葬（李俊德總編輯 1999）與崩溪缺地點（何傳坤、劉克竝 2003:XVIII）。在水交社也出土形制十分類似的銅戒（盧泰康、李匡悌 2009:164；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2010:83），雖然鏽蝕嚴重，但界面所鑲圖案尚清晰可見，尺寸重量大致相同。淇武蘭遺址於河道堆積層中亦出土一件尺寸近似者，但似乎一體成形，較薄而無戒面（陳有貝等 2008:42-43, 170）。



圖一八：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金屬小環

pXRF 檢測結果，TASA-MR03 為黃銅含銀基底，（銀、銅、鋅）比約為（2.8、9.5、1），通體含金，局部檢測出殘留的汞。TASA-MR04 顯現較多而純的金黃色，檢測為銀銅合金，（銀、銅）比約為（1、4.3），通體含金，局部檢測少量汞；這兩件小環形制紋飾略同，但寬度稍別，均以汞齊鑲金增色，式樣與頂針類似。TASA-MR08 為含銀的黃銅，（銀、銅、鋅）比約為（5、10、1），在鏽蝕部分含有金，但在四處分析點都沒有測出汞，金成分的出現，有待檢證，但其形制與 TASA-MR03 較近，基本成分亦類似，有可能成組而存在鑲金工藝。

TASA-MR05 為含鉛的黃銅，沒有檢測出汞與貴金屬成分。TASA-MR06 為含少量鋅的銀銅合金，（銀、銅）比約為（3.72、1），並帶有微量鉛雜質，在鏽蝕區域，鋅鉛溶出較為富集。TASA-MR07 亦為含少量鋅的銀銅合金，（銀、銅）比約為（3.5、1），並帶有微量鉛雜質；此兩件形制較近，成分類似，似乎成

組。TASA-MR11 殘存不足一半，為含鉛的黃銅，（銅、鋅、鉛）比約為（14.5、7.4、1）。

3. 飾荷花金耳環

金耳環一對（TASA-MR09、TASA-MR10），形制略似，均為環上焊有花朵式樣。環由粗細兩段金屬線段一端焊合，另一端僅相觸而成，細段尾端彎出作蘑菇狀。焊合處外緣焊上一重瓣荷花（圖一九），荷花中間有蓮蓬，第一重花瓣四瓣，第二重五瓣；花瓣緣邊均以細線紋勾勒，形制簡樸而素雅。荷花背面粗金屬段上有單字或單符號戳記，字樣過小，疑似「同」字，但未能確認。

此對環形器可能是作為耳環使用。TASA-MR09 粗段徑 4.95~3.01、細段徑 1.56~1.04 mm，重 8.76 g；TASA-MR10 粗段徑 5.00~2.99、細段徑 1.74~1.09 mm，重 8.78 g。

此對耳環是成對使用，似應為同時製作，工藝與材質應類同。pXRF 檢測環部都是金銀合金，含微量銅鋅雜質，金銀比 TASA-MR09 與 TASA-MR10 分別為（1.39、1）與（1、1.44），略有差別，有待未來再次檢證。二者的花朵成分尤有不同，TASA-MR09 為含少量鋅的金銀銅合金，（金、銀、銅）成分比約為（1、1.4、1）；TASA-MR10 則為含少量銅的金銀合金，（金、銀）比為（1.1、1）。

類似形制的耳飾，曾出土於崩溪缺地點（何傳坤、劉克竑 2003:XIX），該件耳飾在重瓣花一側另鑲有一較小的飾件。在彰化縣立體育館遷葬墓葬中也出土有風格近似者（李俊德總編輯 1999），但環上所焊花朵式樣不明。



圖一九：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飾荷花耳環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金屬戒指與耳飾的大致成分與尺寸重量，分見表二與表三。

表二：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金屬戒指與耳飾大致成分一覽表 (%)

	Au	Ag	Cu	Zn	Pb
TASA-MR01	88.02, 93.03	0.617, 1.15	1.57	2.81, 6.21	-
TASA-MR02	95.07, 96.6	2.64	0.95, 1.14	-	-
TASA-MR03	32.289	9.607	51.852	3.171	0.156
TASA-MR04	31.006	14.32	52.359	0.883	-
TASA-MR05	-	-	40.43	55.15	2.02
TASA-MR06	0.353	76.307	20.412	1.810	0.254
TASA-MR07	0.424	73.479	21.190	2.624	0.564
TASA-MR08	0.064	31.835	60.125	6.296	0.213
TASA-MR09 環	57.06	41.17	0.12	0.51	-
TASA-MR09 花	28.44	39.96	27.26	3.15	-
TASA-MR10 環	40.08	57.54	0.16	1.038	-
TASA-MR10 花	50.74	46.05	2.07	0.46	-
TASA-MR11	0.135	0.267	58.558	34.246	3.704

表三：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金屬戒指與耳飾尺寸重量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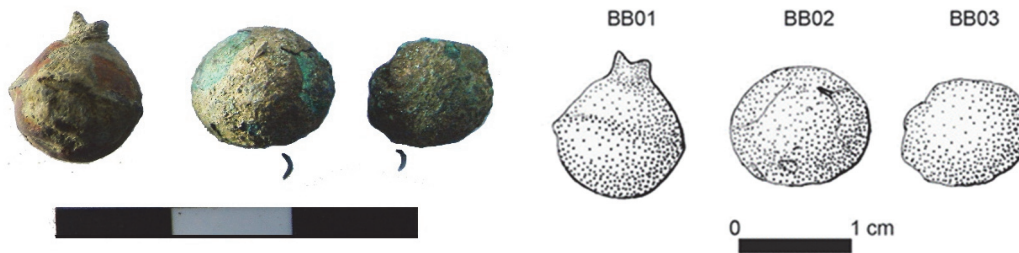
Lab No.	內徑 mm	外徑 mm	環寬 mm	環厚 mm	其他尺寸 mm	重量	比重	顏色	戒面形制	其他描述
TASA-MR01	13.38~15.45	19.14~20.25	1.95~2.18	2.10~2.38		3.52	17.6	黃金色		有鏽蝕並帶環境物質
TASA-MR02	14.15~15.75	18.98~20.10	2.11~2.22	2.10~2.33		3.455	-	黃金色		
TASA-MR03	~17.72	21.33~22.38	11.93~12.09	1.46~1.54	裝飾長 17.03， 寬 10.71，厚 1.60	8.0	8	青綠		含水銀
TASA-MR04	~15.74	19.31~19.58	11.61~11.64	1.70~1.77	裝飾長 15.00， 寬 7.77，厚 1.01	6.8	6.4	青綠		含水銀
TASA-MR05	~15.35	19.55~20.10	8.71~9.09	1.09~1.15	裝飾長 11.29， 寬 9.64，厚 1.96	3.6	3.388	青綠		
TASA-MR06	~16.44	18.82~19.21	10.55~10.61	0.53~0.96	裝飾長 17.06， 寬 9.92，厚 1.35	4.085	5.869	青綠		
TASA-MR07	~16.22	18.18~18.23	10.47~10.49	0.55~0.88	裝飾長 17.98， 寬 10.77，厚 1.46	4.045	5.677	青綠		
TASA-MR08	13.08~13.70	16.18~19.39	11.00~11.25	1.25~1.53		3.9	6.50	青綠		變形
TASA-MR09			粗段徑 4.95~3.01， 細段徑 1.56~1.04		花徑外 16.41， 中 11.63，小 3.18	8.755	10.500	青綠	重瓣荷花	環內有製造者標記
TASA-MR10			粗段徑 5.00~2.99， 細段徑 1.74~1.09		花徑外 15.98， 中 11.25，小 7.12	8.78	11.185	青綠	重瓣荷花	
TASA-MR11			8.29~8.34	1.42~1.46	裝飾長 14.08， 寬 7.34，厚 1.92	1.871	5.308			殘存 1/2

(三) 金屬扣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 3 件鈴狀小金屬器，鈴體或渾圓 (TASA-BB02、03) 或為上下兩截半圓接合 (TASA-BB01)，與漢式上衣的銅扣形制相似，應即入葬著衣上的金屬扣 (圖二〇)。但在目驗當日，未能詳細觀察，也未留在史語所進行保存維護與進一步分析，當日倉促進行的紀錄，有待來日確認。

TASA-BB01 為梨形鈴體，顏色暗紅，器表附多量環境物質，原似有鈕孔但已殘，pXRF 檢測成分為含鉛的黃銅，(銅、鋅、鉛) 比約為 (15.6、1.4、1)。TASA-BB02 與 TASA-BB03 均為薄壁的球狀鈴體，均殘，BB02 殘存超過 1/2，BB03 殘存不足一半，兩者分屬不同件金屬扣；器表鏽蝕嚴重，布滿綠鏽與環境物質，pXRF 測定材質均為銀銅合金，含微量鋅雜質，(銀、銅) 比分別為 (1、1) 與 (1、1.83)。

TASA-BB02 與 TASA-BB03 形制相同，成分類似，均為銀銅合金，與 TASA-BB01 的鉛黃銅不同，應分屬於兩件衣服的金屬扣。



圖二〇：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的金屬扣

類似形制銅扣在臺南市水交社墓地 (盧泰康、李匡悌 2009:165)、南科園區內的南科國小遺址 (陳有貝 2005:149)、宜蘭縣礁溪鄉淇武蘭 (陳有貝等 2008:38-39)、蘇澳鎮功勞埔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 2005:124)、彰化縣體育館遷建墓葬 (李俊德總編輯 1999)、花岡山遺址近現代墓葬 M1 (劉益昌、趙金勇 2014:275-276)、新北市龍門舊社、砲台腳，臺北市植物園等遺址 (參見陳光祖 2011) 亦有發現，均出土於墓葬中。以鈕部特徵而言，除淇武蘭遺址出土者類型較複雜外，其餘大致都可歸入盧泰康、李匡悌 (2009:165) 分類的

第一類銅扣，可能都屬漢人或漢式服飾相關遺留。其中，花岡山 M1 出土 5 件，集中出土於肋骨附近；¹⁰ 功勞埔出土的均為鉛黃銅（陳光祖 2013），與 BB01 類似，其餘出土物則尚未有成分資料。

二・錢幣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銀幣三枚，其中墨西哥一披索銀幣 1 枚，日本銀幣一圓與五十錢各 1 枚；另有中國銅錢約 0.9 公斤。以下分別述之。

（一）墨西哥一披索銀幣

此銀幣（TASA-SC01）整體完整，正面附著紡織品，紡織品上黏附 3 枚方孔圓錢銅幣，紡織品組織已被綠色鏽蝕物取代，銅幣表面遍布腐蝕物但仍可辨識外形，銀幣表面則布有綠黝色薄層鏽蝕物，局部露出銀白色（圖二一）。銀幣及銅幣兩種不同金屬接觸將造成電位差，形成 Galvanic corrosion 反應現象，加速了銅幣的鏽蝕而保護了銀幣；紡織品則為游離的金屬離子提供了毛細作用的橋樑。為減少腐蝕效應持續進行，並為觀察銀幣被遮蔽面的圖文，工作人員對此枚銀幣進行保存維護，將銅幣及紡織品自銀幣上移除，另行保存。在保存修護過程中，並以拉曼光譜儀、pXRF 及 SEM-EDS 進行分析，以了解不同金屬間以及與紡織品接觸面之腐蝕狀況。

¹⁰ 報告指出該銅扣含銅鉛錫最高，但附表所列之墓葬出土金屬器分析成分，含錫達 87%，並不含銅鉛（劉益昌、趙金勇 2014:附 6）。筆者有疑，不敢採用。



圖二一：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的墨西哥銀幣

方孔圓錢銅幣及紡織品印跡藉由腐蝕物固著於銀幣之上，銅幣外層腐蝕物經拉曼光譜儀分析多為含水的鹼式碳酸銅 $\text{CuCO}_3 \cdot \text{Cu}(\text{OH})_2 \cdot \text{H}_2\text{O}$ ，即一般所謂的銅綠。初步使用針筆及手術刀緩慢由銀幣一側分離紡織品印跡與銀幣，若遇堅硬的碳酸銅，則使用手術刀沾取少量稀釋後的硫酸，小心短暫接觸碳酸銅與物件的接觸點，隨即使用超純水移除溶液。但在移除過程中，銅幣仍因腐蝕過於脆弱而斷裂，後以 B48N-丙酮溶液將其黏合，移除之銅幣及紡織品另以夾鏈袋保存（圖二二）。



圖二二：分離鏽結的墨西哥銀幣（左）、方孔圓錢（中），
以及纖維印痕的 SEM 顯微影像 (150 x)

分離後的銀幣以橡皮擦、玻璃纖維筆、針筆及手術刀，初步清潔表面，再以拭銀布及 Hagerty silversmiths' polish 乳液試著清潔銀幣，但仍無法將黝色腐蝕物清除。以 SEM-EDS 分析銀幣表面的黑色腐蝕物，鑑定為鋅的氧化物，當是來自銅幣的鏽蝕物。最後將銀幣置於沸騰的明礬溶液約 10 分鐘後，使用橡皮擦將軟化的腐蝕物去除。經保存維護處理後，此件銀幣直徑 37.6，厚 2.88 mm，重 26.97 g，比重為 10.297，與純銀比重 10.49 相差無幾。pXRF 檢測含銀量高於 97%，其次為銅約 2%。保存維護後的銀幣如圖二三所示。



圖二三：墨西哥銀幣保存修護後之狀況

此件銀幣反面 (reverse) 上部有一放射狀星芒，星芒中下部有一代表革命、自由與解放的 Phrygian cap 自由扁帽，扁帽帽帶上印有「LIBERTAD」字樣。正中有等臂天平，有一劍從天平的左下方向右上斜插，天平下有一向其右下方飄動的卷軸，上槧刻有「LEY」文字，為代表法律的圖組。底端有半圈逆時針文字「UN PESO Pi 0.902.7」，說明幣值為 1 披索，在墨西哥中部一度成為首都的 San Luis Potosi 城鑄造，純度為 0.9027。錢幣左上方槧刻有向左倒置的「同」字驗銀戳記，顯示此件銀幣與髮簪來自同一銀鋪（同泉）。

銀幣正面 (obverse) 圖案為一棲息於仙人掌上的銜蛇老鷹，仙人掌之主莖立於正中，向兩側平行各延伸出兩肉莖，老鷹左足捉握左側第一肉莖，右足抓一長蛇下部，鉤喙叨住蛇之七寸，展翅並回頭昂首向天，為墨西哥立國的國徽。仙人掌下為平行的橄欖枝，橄欖枝下有鑄造年分「1870」數字。老鷹圖案外頂端有近半圈順時針文字「REPUBLICA MEXICANA」，為墨西哥合眾國 1870 年在 San Luis Potosi 鑄造的銀幣。墨西哥所鑄以老鷹為主體圖案的銀幣俗稱「鷹洋」，在中國沿海與臺灣流通甚廣，但此枚 1870 年鑄造的銀幣在臺灣為首度發現的錢種，¹¹目前亦尚未查得在中國地區的出土流傳紀錄。

(二) 日本銀元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日本一圓與五十錢銀幣各一枚。僅有目驗當時倉促的測量與檢測紀錄，並未留在史語所進行保存維護與進一步科學分析。

¹¹ 1960 年，曾有人打撈於 1892 年在澎湖姑婆嶼觸礁沉沒的英籍輪船 *Bokhara* 號。據悉，當時出水許多銀幣，用麻袋裝，由現存圖片所示，出土有墨西哥 1877 年鑄造的 1 披索銀幣，其反面紋樣僅有外帶放射狀星芒的自由扁帽，未詳是否有其他年分的 1 披索錢種。2010 年水下考古調查，亦採集兩枚 1877 年反面圖案同款的銀幣（臧振華、劉金源 2010:285-292）。盧泰康 (2015) 報導三件類似的墨西哥銀幣，簡榮聰 (1988:32) 亦收錄類似銀幣。又 2019 年底，屏東縣牡丹鄉公所進行所屬第四公墓（牡丹村公墓）的改善計畫，2020 年春開始起掘舊墓，現有墓葬都已遷移。一些無主墓葬隨葬品收貯後，集中暫存，由牡丹村保管。這批出土隨葬品目前由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進行研究，由碩士生林彥廷執行，作為其學位論文「舊社空間實踐的延續：從牡丹村聚落與墓葬觀之」部分的研究材料。其中包括一件與此一銀幣十分類似的錢幣，但因鏽蝕，鑄造年代未明。感謝林彥廷先生提供資訊。

1. 五十錢銀幣

日本五十錢銀幣 (TASA-SC02)，直徑約 31.06~31.31、厚 2.13~2.26 mm，重 13.0 g，比重 10.097。表面鏽蝕，局部有綠色與黝色鏽。



圖二四：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之日本明治六年鑄造的五十錢銀幣

此枚五十錢銀幣正面紋飾，由中心向外約 $3/5$ 徑處有連續珠點紋圍繞成圈，圈內為逆時針蜷曲的蟠龍戲珠圖案所填滿；圈外下方有順時針繞行的「大日本・明治六年」文字，上方有逆時鐘「50 SEN」文字。反面中下為綬帶繫成同心結，右側為泡桐的枝葉及花，左側為菊花枝葉，中間有直行的「五十錢」錢文，錢文上有菊花紋章。珠點紋圈（正面）外緣兩側對稱處各打有一孔，但未見其他戳記（圖二四）。pXRF 檢測為含少量銅、鋅的銀幣，（銀、銅、鋅）為（26.2、2.3、1）。

2. 一圓銀幣

日本一圓銀幣（TASA-SC03）保存完好，僅局部表面有黑褐色鏽，形制、紋飾略同於 TASA-SC02。直徑約 38.52~38.57、厚 2.72~2.79 mm，重 26.9 g。

此件一圓銀幣紋飾與五十錢銀幣全同，但背面錢文為直行「一圓」，正面文字為順時鐘的「大日本・明治七年」，與相對的逆時鐘「416・ONE YEN・900」文字（圖二五）。根據盧泰康（2015）之說，900 為其含銀純度（fineness），416 為重量標示，單位為「喱」（1 grain，等於 0.0648 g），實重 27.216 g。pXRF 檢測其材質為銀銅合金，（銀、銅）為（20.7、1）。此枚銀幣為 1874 年牡丹社事件發生該年鑄造，Taljimaraw Sauniyaw 逝於 1875 年，相距不遠，一圓銀幣鑄造不久後即在屏東為人收藏入葬，可能與該事件日軍在臺軍事用度有關。

據報導，在「崩溪缺」地點，曾採集到一枚「大日本明治七年」錢幣（何傳坤、劉克竑 2003:51），但缺乏圖像與進一步資料，未詳是否即為此錢種。另在臺南市南區張虞廷墓出土一件此類日本一圓銀幣，為明治二十年鑄造（盧泰康 2015）。



圖二五：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之日本明治七年鑄造的一圓銀幣

(三) 中國錢幣

隨葬品另有銅錢約 0.9 公斤，逐一觀察檢視，依錢種、錢文字體歸類。其中，康熙通寶單件 1 枚，彼此黏著的 11 枚；乾隆通寶單件 7 枚，彼此黏著的 15 枚；道光通寶單件 2 枚，彼此黏著的共 20 枚；同治通寶單件 1 枚；滿文錢文單件 10 枚，黏著銅錢 49 枚；未辨識 150 枚，殘存 1 枚，合計 267 枚（待續確認）。這批銅錢大都為清代中前期中國銅錢，最晚為同治通寶 (1862-1875)。這批中國銅錢並未留在史語所進行保存維護與進一步科學分析，僅在目驗當天進行觀察，只有少數幾枚在後續墨西哥銀幣保存維護過程中分離的鏽結銅錢，進行了 pXRF 檢測，成分為黃銅。

三·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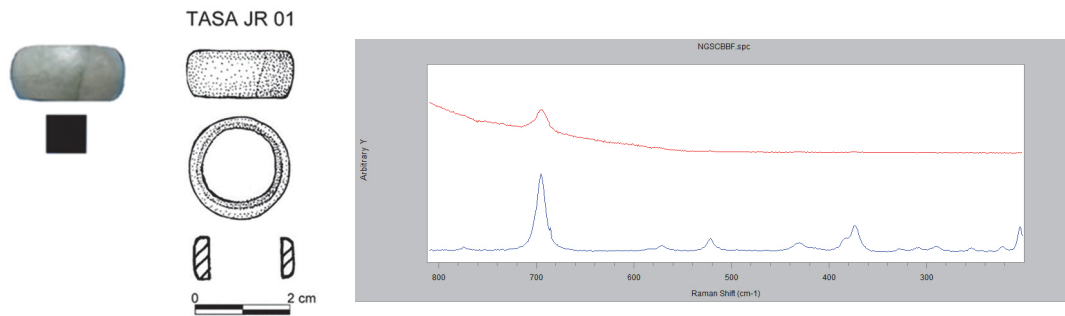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 3 件玉器，其中一件為戒指，另兩件為手環，保存狀況都相當良好。僅在目驗當天經過初步觀察，並未留在史語所進行詳細分析研究。

表四：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玉器的尺寸與特徵

Lab No.	形制	內徑	外徑	環寬	環厚	重量	比重	顏色
TASA-JR01	玉戒指	16.14	23.03	9.65~9.82	2.7~4.06	5.515	3.396	白微帶綠色
TASA-JR02	玉手環	54.43	75.22	11.02~11.56	11.29~11.33	66.065	3.403	冰種，微透，白色，局部帶綠色
TASA-JR03	玉手環	54.87	76.87	11.40~11.48	11.18~11.40	67.589	3.403	帶渾黃色

(一) 玉戒指

玉戒指 (TASA-JR01) 呈微帶綠的白色，為寬徑比值較大的戒環。內徑 16.14、外徑 23.03，環寬 9.65~9.82、環厚 2.7~4.06 mm，重 5.515 g，比重 3.396。經拉曼光譜分析 (圖二六)，確定其材質為輝玉 (jade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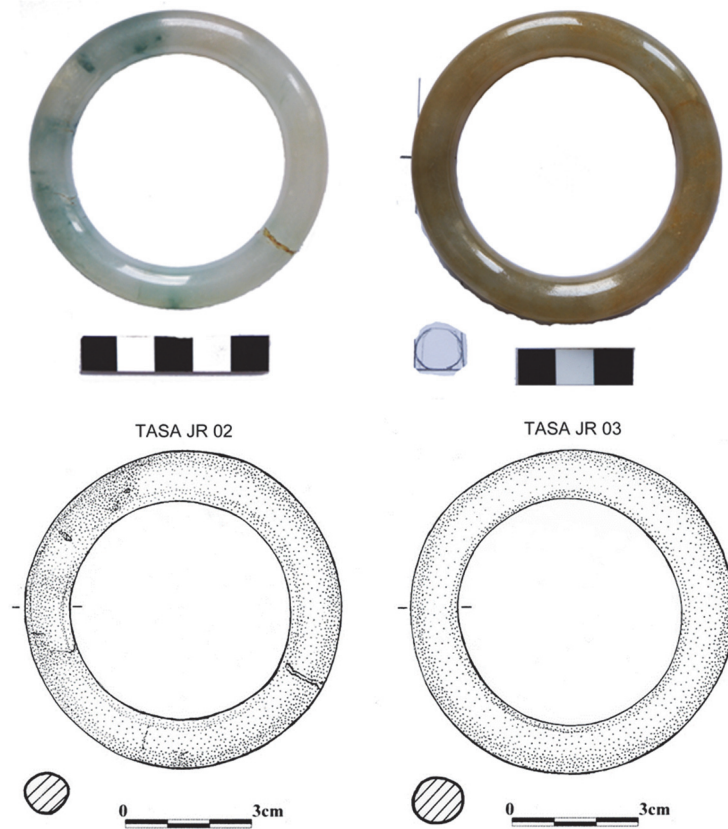


圖二六：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的玉戒指與其拉曼光譜

(二) 玉手環

玉質手環一對 (TASA-JR02、JR03)，TASA-JR02 主要呈帶紫的白色，局部翠綠暈染 (圖二七)；內徑 54.43、外徑 75.22，環寬 11.02~11.56、環厚 11.29~11.33 mm，重 66.065 g，比重 3.403，質地為輝玉。

TASA-JR03 褐色 (圖二七)；內徑 54.87、外徑 76.87，環寬 11.40~11.48、環厚 11.18~11.40 mm，重 67.589 g，比重 3.403，質地亦為輝玉。JR02 與 JR03 大小尺寸與材質相同，一帶翠色，一近翡色，應為成對使用。



圖二七：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的玉手環

四·玻璃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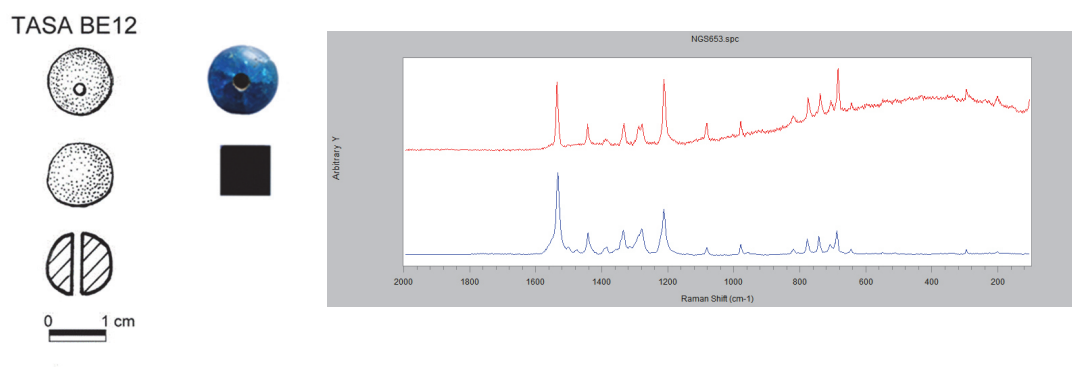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品有一件寶藍色圓珠（TASA-BE12）以及 12 件白色玻璃小珠（TASA-BE01~11、13），除一件（TASA-BE13）外，其餘均未留在史語所進行較詳細的科學分析。

（一）寶藍色玻璃珠

此件寶藍色玻璃珠（TASA-BE12）為正球形，或為四品藍翎官帽的涅藍色帽

頂，¹² 與 Taljimaraw Sauniyaw 「四品功勳林萬掌之妻」記載相符。但與帽頂相關的其他物件未見。此珠正中有一穿孔，殘存黑色金屬細線，經 pXRF 檢測，金屬細線材質為含錫的鉛黃銅，並含少量銀（約 2.80 %），其（銅、鋅、鉛）值為（13.2、1.24、1）。珠體成分則為含銅的鋁-矽酸鹽，（矽、鋁、銅）約為（41.1、1.23、1）。

此玻璃珠的藍色應為銅離子著色劑所致，而拉曼光譜分析¹³ 顯示此玻璃珠帶有 Terre Verte（圖二八），¹⁴ 存在 Terre Verte 的原因，尚待後續研究。



圖二八：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的寶藍色玻璃珠與其拉曼光譜

（二）半透明白色中空小玻璃珠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白色玻璃珠 12 件，風化嚴重，僅 6 件完好，其餘殘損。此類玻璃珠尺寸在 10 mm 左右，大都渾圓，鑽有一孔（圖二九）；從殘件可見其屬於薄壁中空的玻璃珠（圖三〇），可能是珍珠的仿製品而作為聯綴的裝飾物。

¹² 類似的寶藍色不透明玻璃頂珠，亦曾於臺南市南區張虞廷墓出土（廖伯豪 2015）。彰化縣立體育館遷葬墓葬出土隨葬品中亦有一件頗為類似（李俊德總編輯 1999）。

¹³ 分析條件為 633 nm 波長雷射，空間分辨率 (Front Entrance) 500 μm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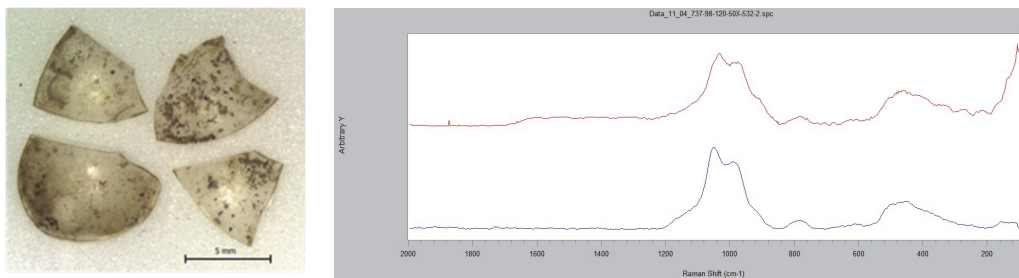
¹⁴ Terre Verte 俗稱綠土，天然產出為含海綠石礦物為主的顏料 (K, Al, Fe, Mg) $\text{AlSi}_6\text{O}_{10}(\text{OH})_2$ ，工業分類為 Pigment Green 23 (PG 23)。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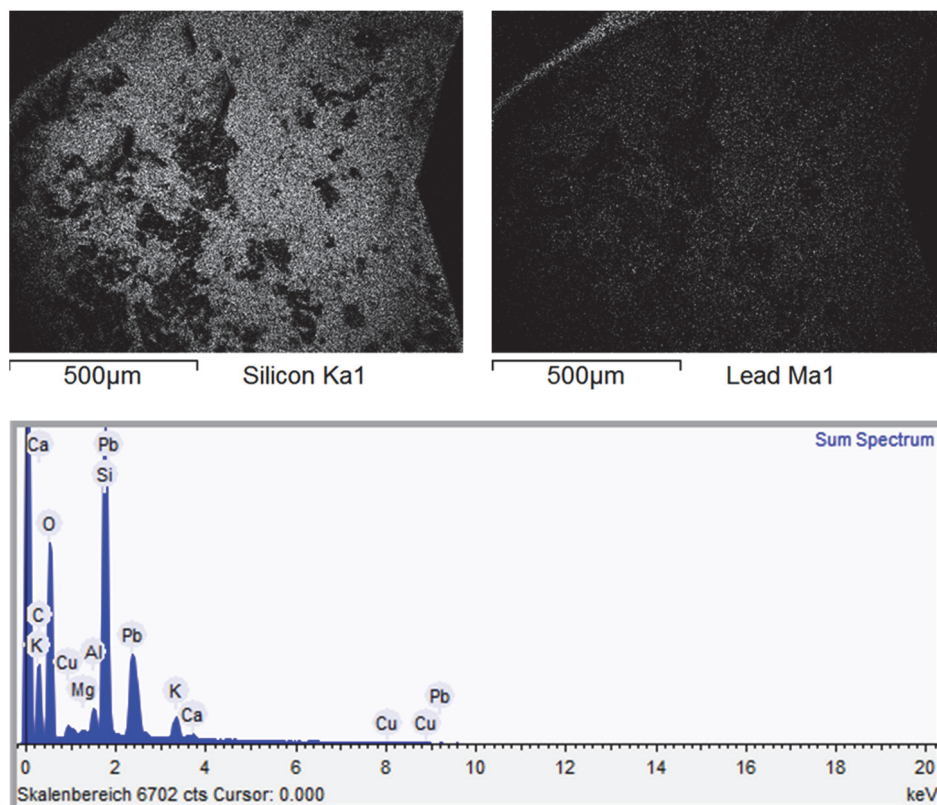


圖二九：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白色薄壁玻璃珠

以拉曼光譜儀分析 TASA-BE13，與資料庫的 **strass** 鉛玻璃的圖譜完全一致（圖三〇）。SEM-EDS 分析其成分，主要為矽與鉛，另含少量的鉀、鋁、鈣、鎂（圖三一）。



圖三〇：TASA-BE13（左圖左上）玻璃珠殘片的拉曼光譜



圖三一：TASA-BE13 的 SEM-EDS 分析

(上圖分別為矽〔左〕、鉛〔右〕元素分布圖；下圖為比對結果)

肆・相關問題討論

一・Taljimaraw Sauniyaw 何許人？

道光十七年 (1837) 前後，因恆春地區閩粵為水源與墾地相互仇殺無虛日，鳳山知縣曹懷樸命林樹梅與水底寮人王飛琥前往諭止。根據林樹梅〈琅嶠圖記〉的記載，林樹梅在柴城（車城）接見社寮的「土生仔」¹⁵ 言原住民族與粵民攻

¹⁵ 據林樹梅，《嘯雲詩文抄》卷四，〈琅嶠圖記〉：「閩之納番婦生子曰土生仔。」

閩，既願和好，而原住民族「素昵于粵，仍令粵人和之，以絕後患」；林樹梅即命在場林淇泉等閩粵諸首事善為之。依此記載，似乎恆春地區原住民族原與粵民結合與閩人為仇，林樹梅並記載，當時居於水底寮的閩人林淇泉方試墾琅嶠，在此情況下，緩和與原住民族的衝突，為林淇泉必須面對的情況，與原住民族通婚，改善彼此關係，甚至結合收納其力量，應是合理的策略。¹⁶

依據林氏後人所述，Taljimaraw Sauniyaw（林李招）為排灣族力里社 Taljimaraw 家族頭目之女，嫁與林淇泉之子林萬掌為妻，聘儀為 3 頭豬、3 鐵鍋、2 鐵耙，其時應在 1844 年長子林有才出生之前。¹⁷ Taljimaraw Sauniyaw 墓碑中榜載「敕授都閩府加四品藍翎顯妣諡彰愛林門李氏佳城」21 字，籍貫書「金浦」，¹⁸ 立碑時間為「光緒丙子年桐月」，即光緒二年（1876）農曆 3 月；立碑人為「孝男有春¹⁹、嗣男有德，孫輕風、寶生、明來」。

1851 年 8 月 15 日，為調查英國船隻 *Larpen* 號沉沒後是否還有人生還滯留臺灣，美國廈門領事所派遣的中國人 Urian²⁰ 抵達枋寮，因事先已受命要訪問林萬掌，並聽聞其擁有手錶、望遠鏡、六分儀，由此前往林萬掌的居所詢問。Urian 在報告中紀錄，林萬掌是非常富有而具影響力的人，並且是援救 *Larpen* 號一部分船員的主要力量，而林萬掌自認非常熟知南部包括附近內山情況，明言此地區並無外國人。林萬掌並抱怨，由於外國船隻 *Salamander* 來尋，致地方官員要查救援 *Larpen* 號船員的人，他還被要求至臺灣府說明他與此事有關的部分，但他拒絕；而其他牽涉此事的人因賄賂查案官吏而被允許逃脫²¹ (Urian 1859)。

因西洋人失陷於臺灣的傳聞未止，1858 年 6 月，英國派遣 *Inflexible* 號船長 A. C. Brooker 於 6 月 7 日從廈門來臺，10 日抵臺南，預定往南繞過南端巡行臺灣海岸；當時年方 22 歲的 R. Swinhoe 作為翻譯隨行。該船於 14 日在枋寮²² 海邊登陸。Brooker 認為當地有勢力的漢人林萬掌 (Bancheong, Mancheong) 可能知道相

¹⁶ 林家在枋寮一帶的崛起，請參謝宗佑 (2018)。

¹⁷ 據林順隆所知之家族紀錄，Taljimaraw Sauniyaw 與林萬掌並未生子，兒子均為收繼。

¹⁸ 金浦為依從林萬掌籍貫漳州府漳浦縣。

¹⁹ 根據「枋寮鄉林家親族年表」與林萬掌神主牌資料，Taljimaraw Sauniyaw 與林萬掌共有四子，長子林有才生於 1844 年，逝於 1864 年；次子林有德，出嗣；另有林有春、林有仁二子。林寶生、林輕風（林日本）分別為林有德之長、三子。

²⁰ 一作 Ou Siang，有關 *Larpen* 號船員尋訪救援的過程，可另參陳政三 (2013)。

²¹ 林萬掌解釋其望遠鏡、六分儀等物是四年前購自原住民族，購買當時，聽聞在 *Larpen* 號沉沒處，有船沉沒 (Anonymous 1851; Urian 1859)。

²² 作 Pongle、Pong-li 或 Fang-leaou。

關訊息，由嚮導帶領，Brooker 與其小的武裝部隊造訪林萬掌位於內寮 (Laileao) 的居所 (Brooker 1858, 1859)。Brooker 與林萬掌相談甚久，林萬掌自言掌控達 5000 漢人，表面上是為了開墾其所擁有居所週邊近山的大片土地，但也經常用以擊退為勒索而攻擊他的官軍 (Brooker 1858, 1859)。Swinhoe 對此行亦有其觀察紀錄，在其數年後的報導中，對林萬掌²³ 及其居所²⁴ 有所描述。Swinhoe 指出，林萬掌擁有大片的土地，與當地原住民族頭目的女兒結婚，雙方的關係非常友好，因而得與山地的原住民族貿易，並獲得其武力支持，雖然不斷地與宣布他為不法之徒的中國官方有分歧，但中國官方卻不能影響到他，因為他被眾多的中國人所保護，且背後有原住民族支持。但會面當時，林萬掌妻子害羞，不願出見 (Swinhoe 1863a:5, 1863b:9)。

林萬掌與原住民族女子結婚，當時歷史文獻有所記載，²⁵ 稱之為「番割」。另一方面，排灣力里社²⁶ Taljimaraw 家次息 Taljimaraw Sauniyaw 與漢人在地豪強

²³ “The village under mandarin control was then at war with the one we were going to visit—Laileao, where Bancheang the outlaw chief lived. We were not molested while led over some lovely country; the rice fields, however, were lying waste on account of the disturbances. . . (中間夾敘介紹林萬掌住家) . . . In the individual himself there was very little appearance of the hero, but rather that of an unhealthy-looking Chinaman. He had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the chief of a savage tribe, with whom he traded, and by whose assistance he could successfully defy the mandarins. The Chinese officers have had a wholesome dread of him ever since the last expedition sent against him, when they were thoroughly worsted. Bancheang is said to have discharged a gun at them himself and to have killed 18 men at one shot.” (Swinhoe 1863b:9) Swinhoe (1863a:5) 亦有對林萬掌的簡短敘述。

²⁴ Swinhoe 對於林萬掌房舍有如下的描述：“After walking a few miles we arrived at Laileao, situ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first range of hills and surrounded by a hedge, backed by tall graceful bamboo trees, with a fosse partly encircling it on the side of the hills. There were two entrances, one of which was closed. Bancheang’s house, with an upper story, occupied the east side; and all about within the enclosure were ranged the houses of his dependants; over his door were written the words *Wan Ke*, and spears and other arms were lying about in his courtyard.” (Swinhoe 1859:149-150) Swinhoe (1863b) 在倫敦刊出的單行本中，此段文字略有修改，bottom 改為 foot，fosse 改作 ditch，Bancheang’s house, with an upper story 改作 Bancheang’s two-storied house，ranged 改為 arranged，自「*Wan Ke*」以下未錄。

²⁵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林萬掌，番格也（娶番婦為室，謂之番格），世為義民。」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載：「查臺灣近山人民有慣走生番，習其言語情俗並取番女為婦者，名曰『番割』。」

²⁶ 即歷歷、力力、Ljakeljek、Likiliki、Leklek、Rurukruk、Rarukruk。力里社屬於北部排灣族，1881 年，清政府開墾浸水營古道，屯兵東部之際，社人反抗駐屯兵而遭討伐，房屋

勢力聯姻，於其夫離世後，操持林氏經營的商號「林萬記」，並在屏東內寮一帶漢人社會擁有地位，在原住民族口傳是否留下紀錄？

1930 年代開始的原住民族系譜調查研究完成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婚姻狀況包括未婚、社內婚、婚出、婚入、入贅是其調查記載的項目之一。該書記載高雄州潮州郡力里社 (Rarukruk) 6 家系譜 (編號 215-220)²⁷，紀錄嫁給漢人的只有系譜 219 Jalogan 家第六世小女 Saliyap (表五，世系 219)，為口述者時任頭目的 Sauniyau 的小姨，²⁸ 記載為「Saliyap (f) (已嫁給漢人)」²⁹ (楊南郡譯註 2012:190)。該書對 Taljimaraw 家族世系的紀錄非常簡略³⁰ (表五，世系 220)，僅有受訪者頭目與始祖間二世而已 (楊南郡譯註 2012:190)，其中也無 Taljimaraw 家族有女嫁與漢人之口傳，是否因受訪者記憶不及或調查未遍缺載？

被破壞，耕地被毀，而陷於困苦之地 (民族所編譯 2003:77, 2011:306)。1914 年 10 月 9 日，社人因日方沒收南蕃槍械而反抗，殺力里駐在所職員眷屬共 17 人，日方以小田警視為隊長，率 510 人討伐，燒毀聚落 (民族所編譯 2011:306)。1920 年代調查，力里全社分為十黨，但只有十家舉行五年祭，其中 Taljimaraw 家附於 Kazangiljan 家舉行 (民族所編譯 2004:72)。在 1930 年代，力里原有大 (Qinaljan) 小 (Kangcui) 兩社，合計 262 戶。距所屬枋寮支廳東方約 4 里，離山腳的新開庄 2 里半，當時有一條郵政路線西從水底寮庄經過新開庄進入此界 (民族所編譯 200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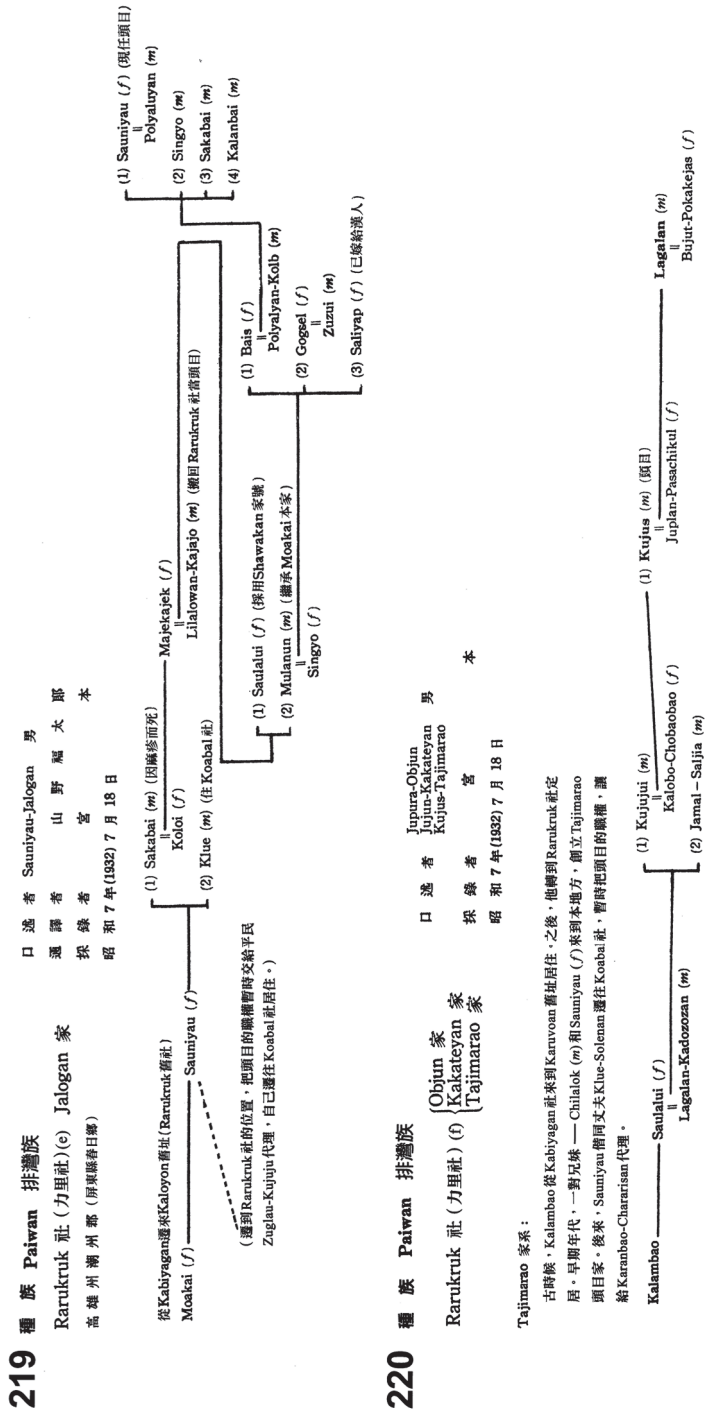
²⁷ 分別是 Lumung、Kadodolan、Lalaspul、Jakokakots 及 Kazagizan、Jalogan、Objun/Kakateyan/Tajimarao (楊南郡譯註 2012:188-190)。

²⁸ Jalogan 家先祖 Moakai (f) 從 Kabiyan 遷來 Rurukruk，經過五世，到第七世現任頭目 Sauniyau (長女)，Sauniyau 之母 Bais 有妹二人，小妹 Saliyap 已嫁給漢人，1932 年 7 月 18 日宮本延人採錄。

²⁹ 未詳 Sauniyau Jalogan 受訪時年紀，用「已」字似乎是發生在不久前或應該不超過一世代的事。

³⁰ 1932 年 7 月 18 日宮本延人採錄。

表五：1930 年代調查紀錄力里社部分家族世系表 (摘自楊南郡譯註 2012:190)



根據 Taljimaraw 家族第六代婚入的李清標³¹ 紀錄所整理的 Taljimaraw 家族世系表（附表），Taljimaraw 家第二代 Sauljaljui 有五個子女，Taljimaraw Sauniyaw 為其長女，排行第二。而 1932 年 7 月 18 日宮本延人訪問的 Kuljus 為第四代頭目，相較於李清標紀錄的，不僅第三代五人缺三，僅報導 C 系的 Kuljelje 與 D 系的 Ljamer，並且將其主系的本身置於 Kuljelje 之後，也沒有報導存在 Taljimaraw Sauniyaw 此女。以李清標紀錄為據，則 1932 年 Kuljus 頭目報導，宮本延人採錄的 Taljimaraw 家族世系，缺誤不少。

Taljimaraw Sauniyaw 生於 1825 年，約於 1844 年與林萬掌婚配，其兄 Camak 生子 Kuljus 可能在 1844 年前後，對於 Taljimaraw Sauniyaw 婚出漢人，Kuljus 未必有知有聞。而若前估時間合理，則 Kuljus 頭目接受宮本延人採錄時年紀當在 90 上下，亦可能記憶有失，傳譯有誤。但是否存在宮本延人（楊南郡 2011）採錄不周的可能，則未敢臆測。

歷史文獻部分，根據《東瀛紀事》卷上〈南路防剿始末〉所載，咸豐三年（1853），小刀會在中國作亂，鳳山縣林恭³² 起事響應，林萬掌奉知縣檄令，率鄉勇入城防守，鄉勇密通賊，殺縣令，據城反，林萬掌受脅從之。後乘賊攻郡城失敗之際，與義首王飛琥救出縣令妻子，脫歸水底寮。官府欲窮治其從賊之事，終以「縛獻劇賊」林恭獲解，³³ 其間是否另付出相當代價，並無記載，但終歸是林氏授人以柄，「林萬掌假義首為逆」成為閩粵衝突之時，粵堆的口實。

1858 年 6 月中，Brooker 及 Swinhoe 與林萬掌會面時，林萬掌已顯現不健康的狀態。³⁴ 該年歲末，林萬掌以 39 歲英年離世，子林有才³⁵ 僅 15 歲，為

³¹ 李清標 (Buka Maljangeljang) 入贅頭目 Taljimaraw 家，曾兩任春日鄉鄉長，為部落有識之士，親身採訪家族耆老，整理紀錄自身家族 Taljimaraw 世系，與 1932 年宮本延人所記並載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者相較，當然較為完備。

³² 林豪，《東瀛紀事》作「林供」。林恭與林萬掌可能有親屬關係。連橫，《臺灣通史》卷三二稱林萬掌為林恭之兄。

³³ 林恭繼林萬掌之後，以鄉勇之姿入城，據城稱亂。林恭事敗，林萬掌脫返內寮，林恭亦走風港、琅嶠，糾餘匪，思負隅再起，而林萬掌似乎原意庇護林恭或不欲有所作為，但被勸說，乃縛林恭獻軍，見唐堦，〈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盧德嘉彙纂，《鳳山縣采訪冊》，〈壬部·藝文（一）·兵事（上）〉。

³⁴ Swinhoe 描述林萬掌：“a thin stooping elderly man, with bad teeth” (Swinhoe 1859:150)。

³⁵ 戴潮春事平後，同治四年（1865）中，左宗棠、徐宗幹遵旨查明出力官紳分別開單請獎，林有才以把總留臺補用，並給六品翎頂戴，見丁日健，《治臺必告錄》卷七。之後，所率領的番勇，在戴潮春事件之後，似乎又隨霧峰林家先人時任福建陸路提督的林文察於

Taljimaraw Sauniyaw 在歷史舞臺留下身影之時。據載，當時奸民欲奉年方 15 的林有才作亂，為 Taljimaraw Sauniyaw 所阻。Taljimaraw Sauniyaw 命林有才自備錢糧，率領「番勇」，隨臺灣鎮總兵林向榮為先鋒，並約束所管區域，不許從賊。³⁶ 同治元年 (1862)，戴潮春起事，中臺震盪，延及南臺，水底寮匪徒亦謀舉事，Taljimaraw Sauniyaw 拒絕協助提供彈藥，致舉事不成。也在此年歲末，曾玉明等臺灣進剿戴潮春之亂的軍政官員合贈 Taljimaraw Sauniyaw 「錦繡遺風」牌匾 (圖三三)，³⁷ 將其比擬於南北朝嶺南少數民族領袖洗夫人 (洗英，馮夫人)。

1864 年下半年協防福建，於與太平軍在漳州的攻防戰中，全軍覆沒。林有才又名「林福春」，見提督林文察授給林有才之義首旗「欽命統辦全臺軍務福建水陸提督軍門節制南北官軍固勇烏納思齊巴圖魯林 給鳳屬水底寮庄 勇首林福春」。見圖三二。

³⁶ 林豪，《東瀛紀事》卷上〈南路防剿始末〉：「鳳山水底寮人林萬掌，數世為義首，地方有事，每率其宗族隨官效力。咸豐三年，鳳山林供滋事，知縣王廷幹檄萬掌帶勇入城防守。其勇密通賊，乘勢殺縣令，據城反，萬掌為所脅，亦從之。及賊攻郡城而敗，萬掌與義首王飛琥乘間救出縣令妻子，脫歸水底寮。官軍欲窮治其事，乃縛獻劇賊以謝，事始解。至是萬掌已卒，子有才方十五歲，奸民欲奉之以為亂。其母番女李氏 (一作陳氏) 謂有才曰：『我家世篤忠義，可不及時報效，一雪先人心跡耶？』遣有才自備資斧，帶番勇隨總兵林向榮為前隊，而約束境內，不許從賊 (有才後隨提督林文察剿賊漳州，歿於陣)。」同治元年，林向榮以林有才、王飛琥為先鋒，帶精兵向嘉義進發，與他兵共擊賊，終解嘉義之圍。而後林向榮進兵斗六門，受困多日，糧盡無援，被賊攻破，林向榮仰藥死，王飛琥為偽丞相所救。義首林有才被執，戴潮春欲收服之，不屈亦未見殺，見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

³⁷ 署「欽加二品銜調署臺灣南路等處地方協 (曾玉明)、欽命按察使司銜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 (洪毓琛)。補用道署臺灣府正 (陳懋烈)、五品銜署鳳山縣正堂即補縣正 (張傳敬)」，「四品功勳林萬掌之妻林李氏。(同) 治元年拾壹月 吉 (旦)」，所缺人名依謝宗佑 (2018:99) 考證補，見圖三三。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圖三二：福建提督林文察授給林有才之義首旗



圖三三：曾玉明等軍政官員合贈林李氏 (Taljimaraw Sauniyaw)「錦繡遺風」牌匾

時人林豪評論 Taljimaraw Sauniyaw，³⁸ 比之於洗夫人與明末女將秦良玉，稱其在此動盪之際，不趁機漁利，不雄踞一隅，而從容敵愾，慷慨同仇，保全一方，昭雪先夫微瑕，有才而明大義。

墓葬行為經常表現出意識形態與身分認同，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型式、隨葬品種類，絕大多數為漢人風格，此固然是生者操持，但未知是否有逝者遺命，抑或家屬自主為之。但以 Swinhoe 所觀察到的，林萬掌雖然為官府所疑而與之有所齟齬，但其除自身擁有強大武力外，又有原住民族的支持，官府無如之何。又如歷史文獻所載，Taljimaraw Sauniyaw 命子林有才率番勇協助官方剿賊，此番勇自然是相對於鄉勇而言，應是組織原住民族的武裝部隊。顯然林淇泉與林萬掌透過與排灣族的聯姻，彌合與原住民族間的衝突，擴大其在山麓緣邊的開墾範圍與貿易便利，並獲得可觀的原住民族武力支持。此原漢勢力結合情勢的發展，可推測 Taljimaraw Sauniyaw 居間起到極大作用，並且在林萬掌過世後，並沒有因之而有大的改變，是以後續才有林有才率領番勇之事。雖然今日林家後人與力里社 Taljimaraw 家族仍來往不輟，但晚清與日治時期原住民族方的口傳資料不足，難以對此一原漢勢力結合的各個面向，提供原住民族視角的觀點。

二・隨葬品特徵

(一) 隨葬品的風格與製作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品以裝飾品為主，另有部分的中外錢幣。裝飾品包括金質或鎏金嵌玉髮簪、金屬戒指、耳飾、玉手環、玉戒指等，無一非漢式器物，玻璃遺物亦以鉛玻璃為主，很可能都是漢人工匠的製品。而裝飾品以金質為主，玉器為翡翠，均為價值不菲的器物，彰顯 Taljimaraw Sauniyaw 身分。

金質或鎏金髮簪，在簪頭背面都有製作商號的戳記「同泉」、「泉造」、「同造」、「泉」、「同」、「造」等字樣。綜合觀之，製作這些貴金屬裝飾品的，可能是稱為「同泉」的銀鋪銀號；此外，隨葬的墨西哥 1 披索銀幣亦有「同」字驗銀戳記，顯然是與這批金屬飾品一樣，來自「同泉」號銀鋪。雖然目

³⁸ 林豪，《東瀛紀事》卷上〈南路防剿始末〉：「女子而才非難，能明大義為難。當彰邑陸沉，臺郡震動，李氏苟奮跡夜郎，效尤貳側，因眾心之思逞，遂阻險以自雄，則退可以踞一隅，進可以窺全郡；相持死蚌，將收利於漁人，雖有長鞭，何暇及於馬腹，事有未可料者矣。而乃從容敵愾，慷慨同仇，保全一方，免遭兵燹，使先世微瑕，一旦昭雪，方之馮嫫錦車，秦家良玉，嗚呼賢矣！」

前尚未能查得與前述字樣相同的銀號戳記紀錄，但文獻記載，1884 年臺南水仙宮附近內宮後街的銀鋪「同泉號」移居東轅門，³⁹ 在 Taljimaraw Sauniyaw 存在的時代，臺灣府鬧區可能已經存在有一號為「同泉」的銀鋪。雖然不能確知鳳山、屏東一帶是否另有其他同名銀鋪，⁴⁰ 也無法推想這批裝飾品要如何從臺南來到內寮為 Taljimaraw Sauniyaw 所用，但不能排除這些飾品是來自臺南銀號的匠師之手。

（二）日本錢幣可能來源

另就隨葬的日本銀幣而言，一圓銀幣為 1874 年鑄造，距離 Taljimaraw Sauniyaw 離世 1875 年僅一年餘，此一圓銀幣是如何來到林家並隨其先母入葬？是否與當時發生在屏東的國際大事「牡丹社事件」有所干係，來自當時侵臺的日軍？

1874 年 5 月 14 日大藏卿大隈重信與海軍卿勝安芳共定〈生蕃事務經費支給條約〉，在常規經費外，另訂以 50 萬圓為其他科目的預估數額（第 1 條），其中「五萬圓充作當地支付現金之用，此金額當中有需要與洋銀及銀幣、銅幣等貨幣交換時，應先與大藏省完成協議」（第 13 條）（黃得峰、王學新譯 2005:173）。但截至 1874 年 7 月 9 日前，日軍此役的花費，不計洋銀，日本銀元數量已超過 120 萬圓，⁴¹ 其中有部分用於在臺的各項活動。

而日軍征臺之役緊急情況可用船舶、各種人力（含軍醫、工匠等）、器械、材料等種類及數量有所規定，其中包括為使役與撫卹「蕃人」，準備新鑄一圓銀錢，但使用應不逾一萬圓的規定。⁴² 除撫卹、使役屏東一帶原住民族的花費外，

³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第四章〈合股〉第一節〈合股字〉第三例，乃臺南城東轅門一帶的黃煥記雜貨鋪，因留意布鋪生意，有意另招三記入股經營事：「……聞內宮後街銀鋪同泉號移居於側，煥即出為招股；以按四股之額，每股齊定四百元。……」立約日為光緒甲申（光緒十年，1884 年）4 月 11 日。

⁴⁰ 翻查日治時期所編《商工名人錄》、《臺灣商工名錄》、《高雄市商工案內》等書，尚未能查得有以「同泉」或「泉同」為商號名者。

⁴¹ 大隈重信明治七年 7 月 9 日致柳原前光信函，述及「臺灣蕃地處分」已花的費用，包括初次下賜之金額五十萬圓已於諸艦從橫濱出發前耗盡。接著撥下洋銀十六萬圓、日幣一萬六千圓充當船隻購買及修理費用，其餘亦有多額需用，一時之間大藏省墊撥十九萬圓，陸軍省亦墊撥十五萬圓。此次谷陸軍少將申領各種費用，故再撥下三十五萬圓。前後金額實已不少，且此後至結束為止之費用亦難以估計。（黃得峰、王學新譯 2005:300）

⁴² 蕃地事務局，明治七年三月〈討蕃一舉二付至急可取計件々〉，說明征臺之役緊急情況可

日軍在臺的諸多日常用度，仍須就地補給，這些需要零用金的用度，應有相當部分使用了該年新鑄的一圓銀幣。

僅就日軍風港支營而言，《風港營所雜記》記載軍官可外購糧食補充，也記載一些該支營與貿易有關的活動或規定。風港營所當地一些貨物多向距離不遠的枋寮求取，如《風港營所雜記》所載：「只要數日不通，日用品就會短少，數月不通，則衣服也會缺乏，數百人民之死生就侷限在彈丸方寸般的小地方上。」風港支營遂於該年 8 月，命令龜山商人大倉在風港庄開辦支店，並告諭當地民眾，不論早晚都可以來此支店購買（王學新譯 2003:290-294）。風港日本支軍亦經常與當地人買賣，為求買賣無彼此之別及其他規定，風港支軍本營更制定五項規約，要求彼此人民遵守（王學新譯 2003:60-69）；當地庄民也可以進入營區販賣物品（王學新譯 2003:642）。7 月 26 日，風港軍營派員往枋寮偵查時，亦在市街購取食物（王學新譯 2003:204）。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稱：「既以洋銀七百圓謝我奸民為其招番及取琉球人首級者，仍勾致近番，給以旂號、嗶吱、白布等物。」此訊息當由諜報偵知，數額難斷，但所謂洋銀，很可能是日本龍銀。屠繼善纂修《恆春縣志》卷十八〈邊防〉載：「據《采訪錄》：厥後，倭人揮金如土，雖隻雞乘禾售之者，可得龍洋一元。由是，鄉愚艷其利，及平日受害於番者皆樂為用，為之嚮導。」中日兩方文獻資料，都說明日本征臺軍與恆春一帶民眾及原住民族經常有交易互動，一些新鑄的一圓銀幣，因而從臺灣南端逐步向外擴散，終致在日本領臺前夕，出現「今臺灣盛行則日本番餅」⁴³ 的景況，甚至在日治時期，臺灣漢人私藏甚多，部分排灣族人也有將之作為裝飾品使用的現象⁴⁴（平田鹿郎 1935）。

用船舶、各種人力（含軍醫、工匠等）、器械、材料等種類及數量，其中包括「蕃人使役及ヒ撫卹用トシテ新鑄一圓以下銀錢一萬圓ヲ用意スル事」。又蕃地事務局，明治七年三月〈生蕃御進討ニ付任組書〉：「彼地ニ於テ土人ヲ使役シ及ヒ撫卹ヲ加フル為ニ新鑄ノ銀錢及ヒ投與ノ諸物ヲ用意スヘシ。」另參黃得峰、王學新譯（2005:123）。

⁴³ 蔣師轍，《臺游日記》卷二，光緒十八年（1892）農曆 6 月 20 日載：「所謂圓錢，則今之番餅（俗名洋錢，每重七錢二分，上鑄人面形者曰人頭番，鑄鷹形者曰鷹洋，皆來自西洋。今臺灣盛行則日本番餅，銀色尤不足，而式頗精）。……（日本番餅名庫番，其體最重有七錢三、四分者）」。

⁴⁴ 據《支那政治地理誌》下卷第七章〈貨幣の一〉第九節〈銀元〉所載，日本一圓銀幣自明治四年開鑄至明治三十年（1871-1897），共鑄造 16,533,710 枚，而明治初年以後，此一圓銀幣大量向中國與南洋輸出（東亞同文會 1915:370-371），其中也有不少進入臺灣。

伍·結論

本文報導屏東枋寮鄉出土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隨葬品的種類、材質分析與保存維護工作成果，並對這批隨葬品的特點與可能牽涉到的問題略加討論。這批隨葬品包括金鳳簪、嵌翠玉金髮簪、金屬戒指與耳環等金屬飾品，玉戒指與玉手環等玉飾，墨西哥鷹洋、日本龍銀與中國清代方孔圓錢等錢幣，另外尚有可能屬衣著服飾殘留的玻璃珠頂戴、金屬扣與白色玻璃珠綴飾。其特點為金屬飾品以金銀材質為主，玉器或嵌玉的材質除一件為玻璃外，均為翠玉，玻璃器則都是鉛玻璃，其共同的特點為大都屬漢式器物。

Taljimaraw Sauniyaw 為排灣族力里社人，嫁予漢人林萬掌為妻，在世時的生活、服儀是否在某些場合仍保有排灣慣習，難以言明。其墓葬所展現的葬制與陪葬品類型，很明顯是漢式風格，但也不宜徑將之作為其完全漢化的表徵。從歷史文獻可以推知，林家或至少 Taljimaraw Sauniyaw 與某些原住民族保持著良好關係，並可掌握、組織相當的原住民族武力。Taljimaraw Sauniyaw 藉由這些武力，命長子參與當時清廷在臺灣重要的清勦戴潮春軍事行動，並在此過程中，獲得當時臺灣的軍政官員褒揚，並可能從而消弭其夫與當道的扞格。

Taljimaraw Sauniyaw 在 19 世紀中葉之後，以原住民族貴胄委身漢族地方豪強，組織原住民族武力保境安民，並遣子輩參與當時官府的平亂軍事行動，其出身、行止確如前人品題畢尚中國南北朝洗夫人。但更詳細的歷史脈絡研究，則仍待後續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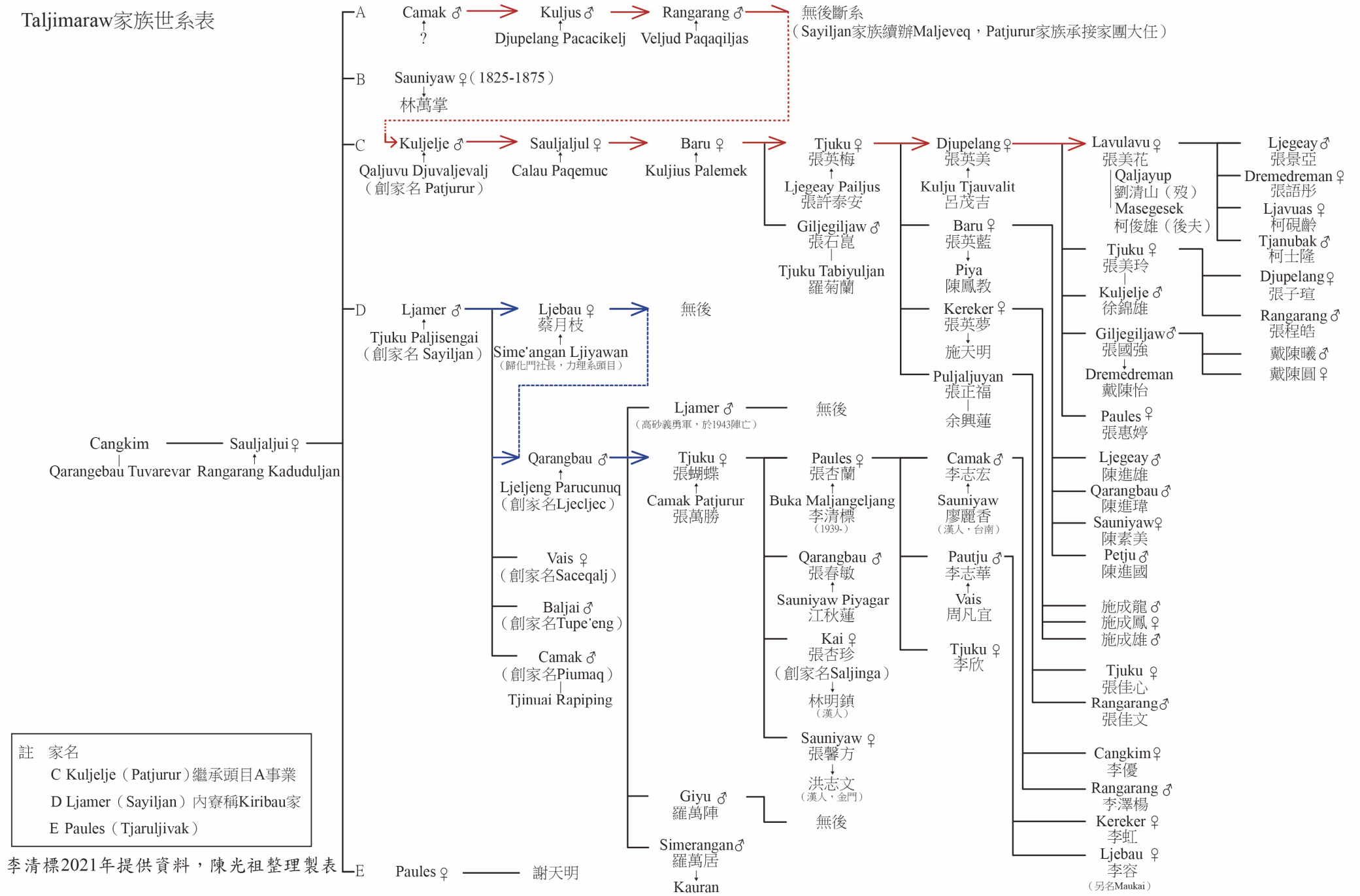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一一〇年八月十二日收稿；一一二年八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後記

感謝陳芳妹教授告知 Taljimaraw Sauniyaw 墓葬出土之訊息，並牽線促成本研究的進行。目驗當日，杜正勝先生蒞場指點，臺大藝研所數位碩士生一同觀察，史語所工作人員施汝瑛女士協助照相，陳惠君女士協助繪圖，春日鄉前鄉長李清標先生提供所紀錄整理的 Taljimaraw 家族世系，於此一併表示謝意。

附表

Taljimaraw 家族世系表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日健，《治臺必告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林樹梅著，陳國強校注，《嘯雲詩文抄》，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
-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9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屠繼善纂修，王志楣點校，《恆春縣志》(1894)，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32 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
- 連橫，《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商事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9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蔣師轍，《臺游日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盧德嘉彙纂，《鳳山縣採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二・近人論著

王學新譯

- 2003 《風港營所雜記》，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民族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2003 《排灣族》第 1 冊，收入《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5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04 《排灣族》第 3 冊，收入《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 5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011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何傳坤、劉克竑

- 2003 《雲林縣及嘉義縣北港溪古笨港遺址「崩溪缺」地點搶救考古調查及評估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計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李俊德總編輯

- 1999 《八卦山史蹟文物展圖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林順隆編

- 2004 「枋寮鄉林家親族年表」，徐崇哲，〈林恭事件研究——以義首林萬掌家族與民變首領林恭進行初步考探〉，《屏東文獻》22 (2018)：24-29。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

- 2010 《台南市水交社重劃區工程發現清代墓葬群緊急搶救調查與清理計畫成果報告》，臺南市政府委託計畫，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執行。

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

- 2005 《十七世紀荷西時期北台灣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下冊：宜蘭。

陳有貝

- 2005 《南科國小北側坐落排水滯洪池工程文化遺址搶救計劃報告書》，臺南縣政府委託計畫，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

陳有貝等（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

- 2008 《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 6：遺物篇（下）、生態遺存篇、結語》，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陳光祖

- 2011 〈臺灣地區出土銅器及相關遺留芻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2：169-259。
- 2013 〈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臺灣出土銅質遺物的觀察與分析〉，《史物論壇》17：47-69。

陳政三

- 2013 〈搶救白奴〉，《原住民族文獻電子期刊》10，<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121>。

黃得峰、王學新譯

- 2005 《處蕃提要》，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楊南郡

- 2011 〈譯者序〉，楊南郡譯註，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原著，《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1 冊本文篇，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頁 xx-xxix。

楊南郡譯註，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原著

- 2012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第 2 冊資料篇，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廖伯豪

- 2015 〈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清代官帽與頂戴研究〉，《庶民文化研究》11：1-60。

臧振華、劉金源

- 2010 《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第二階段普查計畫（99-101 年度）第一年度調查計畫成果報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劉益昌、趙金勇

- 2014 《花崗國中校舍新建工程（第二期）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花蓮縣文化局委託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盧泰康

- 2015 〈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臺灣史研究》22.2：151-196。

盧泰康、李匡悌

- 2009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臺南縣官田鄉：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謝宗佑

- 2018 〈民變、豪強與官府：十九世紀臺灣林萬掌家族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榮聰

- 1987 《臺灣銀器藝術（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8 《臺灣銀器藝術（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平田鹿郎

- 1935 〈臺灣の古錢について〉，《臺灣時報》182：86-92。

東亞同文會

- 1915 〈銀元〉，《支那政治地理誌》下卷，第 7 章〈貨幣の一〉，第 9 節，東京：丸善株式会社，頁 362-373。

Anonymous

- 1851 “Salamander’s visit to Formosa.”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20.10: 520-525.

Brooker, A. C.

- 1858 “Observations on Tai-wan or Formosa.”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27.2: 561-569.
- 1859 “Journal of H.M.S. ‘Inflexible’ on a visit to Formosa in search of shipwrecked Seameh.”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28.1: 1-11.

Swinhoe, Robert

- 1859 “Narrative of a visit to the island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 145-164.
- 1863a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k Bell. In *Natives of Formosa, British Reports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1650-1950*, pp. 62-78.
- 1863b *Notes 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k Bell.

Urian

- 1859 Translation of a report by Urian, who was sent to Formosa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 at Amoy, to search for missing Europeans. *The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28.1: 9-11.

陳光祖、謝智華、林順隆

On the Funerary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aljimaraw Sauniyaw, Daughter of a Paiwan Chieftain, and Related Issues

Kwang-tzoo Chen, Chih-hua Hsieh, and Shuenn Long Li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sz Shan Monastery Buddhist Art Museum, Hong Kong;
Hui Dog Animal Hospital, Taichung, Taiwan

Taljimaraw Sauniyaw (?-?), daughter of the Rarukruk chieftain of the Paiwan peoples, was married to the local military leader, namely *yishou* 義首, Lin Wanzhang 林萬掌 (1819–1858) of the Hengchun area in the mid-19th century. Owing to his premature death, Taljimaraw Sauniyaw took charge of Lin family's trading company and inherited Lin Wanzhang's influence as a local leader, hence leaving records with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ljimaraw Sauniyaw's tomb was found and her physical remains were ritually relocated to Lin's ancestral tomb in 2010.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excavated funerary objects and addresses issues related to Taljimaraw Sauniyaw, illustrating certain unknown aspects of the life of this remarkable woman who was able to occupy her place in local history, despite being largely invisible behind male figures, and who represented certain harmoni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ndigenous and Han Chinese peoples.

Keywords: Rarukruk; Taljimaraw Sauniyaw; funerary objects; Lin Wanzhang